

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

簡錦松*

摘要

唐代詩人王維在今陝西省藍田縣輞川有兩所莊園：一所位於輞水切割終南山而出的谷口，稱為「終南別業」，約於天寶初年為母親而買，母親死後，王維決定捨宅為寺，在唐肅宗時上表陳情，完成心願；一所鄰近輞水注入灞河的輞口，稱為「輞川莊」，約於天寶十一載至天寶十三年之間購買，王維死後，捨為「清源寺」。

「終南別業」與「輞川莊」都是唐詩研究的重要地點。古今學者，有人誤以兩個莊園為一處，兩次捨宅為一次，有人雖主張兩個莊園不同，而不能道其詳。

本文使用「唐詩現地研究法」，除以輞川現場的地形景物，印證王維本人詩文的指述外，並取同時代詩篇和相關文獻為旁證，重現了兩所莊園的位置、特徵及居住史。這項研究，將有助於重建王維輞川詩的正確詮釋，重新發現真正的王維輞川生活與詩學之美。

關鍵詞：唐詩現地研究、藍田縣、王維、終南別業、輞川莊

* 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王維輞川別業是中國文學史上矚目的焦點，海內外學術論著極多，但因為主要意見都源自李東《隆慶藍田縣志》及呂懋勳《光緒藍田縣志（附輞川志）》所載的李東、王邦才、陳文燭、胡元煥、周煥寓等人的記游文章，¹明代藍田知縣任文獻及韓瓚曾修建王維祠，清代知縣胡元煥命人重摹〈輞川圖〉入石，這兩件史蹟也成為眾說的依據。因此，學者們的看法，大抵都認為〈輞川圖〉、《輞川集》所載的孟城坳在谷口內約 6.69 公里的今輞川鄉官上村，輞川別業比孟城坳更深入輞谷，在距離谷口約 11.608 公里的今白家坪村，村中一株老銀杏樹，自從清人指為王維手植，聞名至今。

現代學者中，陳鐵民、師長泰、吳長城、劉志雲、王文學等人，都曾依據上述文獻資料，到藍田縣去尋訪，亦有本地文史委員樊維岳常為導覽。²他們所作的探討，雖然已有現地研究的雛形，與真正的現地研究仍有不同。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是以古代文獻為前提，去尋找前人所稱的遺跡；現地研究方法則要求先放下宋、元、明、清歷代諸賢的預設立場，客觀遵守「依詩求景」的原則，以現地實況研判真相。因而，從研究方法到論證效果，兩者都有顯著的差異。

2010 年 11 月、2011 年 4 月、2011 年 12 月，我三次到藍田縣，分別採取車載及徒步的方法進行考察。平面部分，我從藍田縣城北端出發，貫穿全城，到城南瀟水邊，訪尋輞口後，再由縣道藍葛公路（縣城—葛牌鎮）進入谷口，並深入輞谷，經官上村，到白家坪村。其間，又由山底村叉路口，循輞水一條支流到錫水村和雙龍村。回程則徒步沿溪從谷口回到輞口。鳥瞰方面，我先登上谷口東山（即終南山七盤嶺），再登上谷口西側的蕢山絕頂，又三度上白鹿原，由三個角度，分別向下觀測谷口外由輞水、瀟水所沖積而成的平川大景，以及谷口內曲折的山嶺與澗谷。在考察全程中，通過仔細測量 GPS 位址，記錄川原升降，拍攝景物存證等繁難的工作，充分瞭解實際山川，再與王維和其他唐人的輞川相關詩篇，反復比較，找尋最合適的配對。

這些工作，目前已獲得具體的成效，我以三篇論文，合力對王維的輞川別業、輞川詩，

¹ [明]李東：《隆慶藍田縣志》（明隆慶五年辛未刊本，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清]呂懋勳：《藍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元年《續修藍田縣志》影印，1989）附錄胡元煥：《重修輞川志》。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園林名畫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 38-39，有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藍田縣據此圖摹刻入石。

² 劉鐵民有《王維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一書及〈輞川別業遺址與王維輞川詩〉一文。師長泰有〈論《輞川集》及藍田輞川風景區的特色〉，《人文雜誌》，1993 年 5 期，頁 19-33。吳長城有〈輞川別業及其變遷研究〉碩士論文，以陳鐵民為師法。劉志雲有〈欲覓千古遊人蹤——唐代詩人王維輞川別業初探〉，《貴州文史叢刊》第 4 期，頁 155-158。王文學有〈「輞川別業」遺跡尋蹤〉，《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3 期（1992），頁 88-93。其他研究見於吳長城碩士論文引用者尚多，請參考。

以及流傳的〈輞川圖〉、輞川王維傳說，做了完整的新釋，合稱「王維三論」。本文是三論之首，著力在求證王維的輞川莊園究竟在那裡？終南別業與輞川莊，是一處還是兩處？其取得的時間為何？王維的輞川詩篇，應如何分繫在兩所莊園之下。第二篇是針對王、裴兩人唱和的《輞川集》四十首詩作現地指證，已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0期發表。³第三篇是以現地條件，重新解讀宋、元、明、清以來傳說中及流傳中的〈輞川圖〉和輞川記游詩文，已發表於《臺大文史哲學報》77期。⁴

王維「輞川莊」和「終南別業」乃是不同的兩個處所，「終南別業」是王維奉母所居的別業，「輞川莊」是母亡後再買的新居。過去，學者們也曾對王維在輞川的莊園，究竟是一所還是兩所，有所討論，⁵本文不擬議論前賢得失，而是以王維詩文和現場實際山川的比對，作為主要證據，來進行現地研究。在此法的支援下，我們能夠重新正確解讀王維詩文，從而指出兩所莊園各自的所在位址，並且分辨兩所莊園周邊環境及設施的具體差異，使這個問題得到明確的判定。在確定「終南別業」和「輞川莊」的具體區隔之後，我也推算了王維擁有這兩所莊園的不同年代。

本文所使用研究文獻，首先是以王維本人的指述為主證，其次再聯合裴迪、錢起等唐代詩人的指述為旁證，並及其他唐人撰述的史料、制度等。至於郭忠恕摹〈輞川圖〉與《長安志》、《雍錄》、《藍田縣志》、《輞川志》等古代方志，以及王維、裴迪兩人唱和的《輞川集》，已在其他兩篇的詳細討論過，本文不多引述。

二、輞川形勢圖說

在進入王維輞川問題之前，有必要對輞水流域先作整體解說。

在藍田縣城西南角外，中心位置約 34° 8'33.67"N，109°18'32.72"E 之處，⁶有藍田縣兩大河川在此會流。一條是自東而西，通過縣城南關外 240 米處的灞水，一條便是輞水，自南而北，蜿蜒而來。

輞水在《水經注》中稱為輞谷水，⁷唐詩中除了輞川、輞水之外，也稱為藍田溪、藍

³ 參閱拙作〈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0期（2012）。

⁴ 參閱拙作〈〈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7期（2012），頁115-166。

⁵ 關於這個問題，陳貽焮、王輝斌、陳鐵民、李浩、陳允吉等學者都曾提出高見，陳允吉：《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53-271，〈王維「終南別業」即「輞川別業」考〉一文，最為詳細，請讀者自行參較。

⁶ GPS 定位所指的本是一個精準的小點，本文討論的地名，有的範圍很大，有的不能完全確定，我都用一個 GPS 點來標記，意思是該地名就在這一小點的周邊，以方便讀者可以循此在現地或地圖上檢驗。

⁷ 見〔後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十九，頁1603，〈渭水下〉。

水、藍溪。⁸對輞水的描述，以下列四個名詞「輞谷、谷口、輞川、輞口」甚為重要，下面將依序解說。

(一) 輞谷——輞水流經的秦嶺終南山谷

秦嶺是唐京兆府藍田縣（今西安市藍田縣）與山南西道商州（今商洛市商州區）的界山，藍田縣境內的秦嶺，在唐代詩文中又稱終南山、藍田山、玉山。穿越藍田縣境秦嶺的南北向公路共有四條：（1）最東邊的是省道 S101，於今商洛市商州區西峽村的西界， $34^{\circ}5'16.84''N$ ， $109^{\circ}37'51.49''E$ 、海拔 1500 米處，越過秦嶺大樑；（2）位在中間的是 G312 國道（又稱藍小二級汽車專用道路），在牧護關鑿隧道穿越秦嶺，未有隧道之前的 G312 老路，繞經海拔 1309 米的韓愈祠（ $34^{\circ}2'14.87''N$ ， $109^{\circ}37'3.41''E$ 、海拔 1309 米），由祠前度越秦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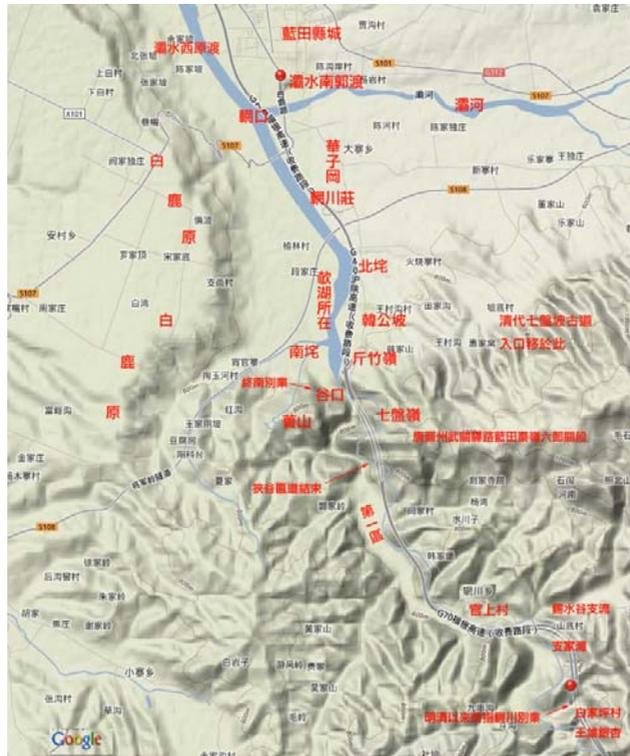


圖01 輞川相關地名示意地形圖⁹

⁸ 唐詩中，杜甫、錢起、賈島、溫庭筠等多人都曾以藍溪、藍水、藍田水稱輞水。因為藍橋驛下的藍橋溪也可以省稱藍溪或藍水，閱讀時須小心判斷。傳說中，還有藍橋水經由秦嶺伏流成為輞水的說法，等於是把輞水和藍橋水結合起來，雖然從水文地理上看並無可能，但古代方志裡都加以記載了。

⁹ 本示意圖的底圖，來自 Apple 公司的 iphoto 程式，在目前可以配合 GPS 的底圖中，是最好的。但此圖的山谷雖然與現場 GPS 所測結果相當，但高速公路及部份河川，卻向右偏移，看圖時請忽略高速公路



圖02 輞川相關地名影像圖，拍攝點在七盤嶺第一重稜線上， $34^{\circ} 5'37.08''N$ ， $109^{\circ}20'26.27''E$

(3) 最西邊的是 G40 和 G70 併線的高速公路，¹⁰由秦嶺隧道離開藍田縣。(4) 與高速公路平行是縣道藍葛公路，在葛牌鎮南、柞水縣方向 12 公里的文公嶺處（約 $33^{\circ} 51'3.71''N$ ， $109^{\circ}19'58.25''E$ 、海拔 1608 米），越過秦嶺。所謂「輞谷」，便是 G40 高速公路及縣道藍葛公路所經過的輞水河谷，至今仍僅低度開發。

至於明清以來，一直到現代學者所指的輞谷王維別業，即清代周煥寓〈游輞川記〉所指王維手植銀杏處（ $34^{\circ}2'23.65''N$ ， $109^{\circ}22'47.64''E$ ，海拔 644 米），¹¹距離谷口約 11.608 公里，在今白家坪村，藍葛公路經過村中，高速公路在平面道路上空交會而過。

這株銀杏不在輞水邊，距離最近的輞水濱約 618 米，由此點順流而下約 2.99 公里，有支流從東北來，在 $34^{\circ}3'14.96''N$ ， $109^{\circ}21'59.47''E$ 處注入輞水，G40 高速公路山底村隧道入口就在合流點的不遠處。這條支流有兩道水源，一是由錫水谷流出的，一是在成天嶺下方的雙龍村發源。經過山底村之後，仍沿輞水主流而下，約 1.31 公里可到官上村（ $34^{\circ}3'10.80''N$ ， $109^{\circ}21'15.01''E$ ，海拔 576 米），圖 03 這張照片，就在此處溪北岸拍攝的。附近的山谷略為寬闊，拍攝點北側約 300 米處，有輞川鄉中心小學及住民區，明清官方指官上村為「孟城坳」。但此地四面高山包圍之中，既無東菑可耕，無畝湖可游，最重要的是白鹿原，遠在谷口高山阻絕之外，由此不可能望見原上村，自然不是孟城坳。

離開官上村之後，仍有寬谷氣象，一般常見的谷寬約 200-250 米，G40 高速公路輞川

及河川。也因為這樣，本圖不直接稱為地形圖，而改稱示意圖。

¹⁰ G40 和 G70 這兩條高速公路在藍田縣使用共同道路，穿越秦嶺隧道之後，才在麻池河鄉分開，G40 左行向商洛市，G70 右行下十堰市，麻池河鄉行政隸屬為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

¹¹ 本節所記載里程以輞水本流為準，與縣道公路里程略有差異。海拔高度是使用 GARMIN GPSmap 60CSx 衛星定位儀所測得的數值，此機器在本人校準經驗中，一般誤差值在 0-9 米，少數誤差曾多於 10 米。

交流道附近寬達到 480-540 米。再下行約 3.9 公里，即到明清遊記所稱「三里匾」險道入口（約 34°4'47.44"N，109°20'8.48"E，海拔 554 米），¹²進入三里匾之後，縮小為兩山壁立夾峙的狹谷，約行 1.01 公里，山谷間有大型砂石場（約 34°5'0.44"N，109°19'45.87"E），此處便是蕘山的南麓，從此以下，輞水環抱蕘山，隨之曲折，再行 1.78 公里便是輞谷的谷口（約 34°5'38.48"N，109°19'44.10"E，海拔 530 米）。



圖 03 官上村的輞水河谷，拍攝點 34°3'10.80"N，109°21'15.01"E，河北岸，角度約 120°

（二）谷口——指輞水流出輞谷之處

輞谷的谷口，是指輞水從兩山之間切割而出的山口，兩山，指位在谷口東側的七盤嶺，以及位在谷口西側的蕘山。¹³在這小區域內，包括谷間和谷外，都稱谷口。¹⁴

¹² 三里匾險道是指谷口內這一段峽谷。測點在輞水東岸，隔河就是 G40 高速公路輞川三號隧道入口。

¹³ 谷口二山的山名，相當混淆。因為古史中有蕘山、峽山及七盤嶺三名，自《長安志》以還，歷代文人各自為山命名，並不統一，《藍田縣志》曾稱西山為蕘山、天馬山，稱東山為峽山、蕘山，七盤被移到坡底村那條新道上，改稱七盤坡。本文因唐詩所見七盤嶺在此間東山，故以此為谷口東山，而以蕘山為谷口西山。蕘山及峽山之由來，源自《漢書》卷一上，頁 22，〈高帝本紀〉：「（秦二世三年九月）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蕘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¹⁴ 如錢起〈東城初陷與薛員外王補闕暝投南山〉：「日昃石門裡，松聲山寺寒。香雲空靜影，定水無驚湍。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影寬。清鐘揚虛谷，微月深重巒。...」（全唐詩，236：2615）首句「日昃石門裡」，已經在谷口兩山如門的裡面了。



圖 04 七盤嶺第一重稜線中國移通發射塔前，下瞰谷口二山，拍攝點在， $34^{\circ}5'36.45''N$ ， $109^{\circ}20'16.17''E$ ，角度約 275°

七盤嶺是藍田縣境終南山的一部份，為唐代商州武關驛路所經，這是由前後兩道稜線組成的山嶺。前一道稜線的海拔較低，約 781 米高程，長約百餘米，以 $34^{\circ}5'36.47''N$ ， $109^{\circ}20'22.51''E$ 這一點為中心代表位址。這道稜線的西端，現有中國移動電信的信號發射塔，塔前的山嶺下就是輞谷的谷口，隔輞水與西面的蕘山對峙。稜線東端的高處有寬廣的山頭，如在古代，可供人馬休息。2011 年 12 月 11 日我來此考察時，天空晴朗，能望見白鹿原頂和藍田縣城以北的川原，現代中國天空的塵霾很重，還可以望見如此距離，唐時必定看得更遠。離開第一道山頂稜線，向南盤折再上約 1.31 公里，即達海拔約 932 米的第二重北向的山頂（ $34^{\circ}5'16.79''N$ ， $109^{\circ}20'28.91''E$ ），兩道稜線前後相距約 600 米。從七盤嶺下視，向北可看見輞川全景，向西可看見谷口形勝，向南可看見谷口兩山延伸進入的曲折澗谷。七盤嶺下方，在輞谷以內的這一側，都是巨石峭壁，不適合營造屋宇，而在輞谷以外，面向藍田縣城這一側，土層比較厚實，坡度比較平緩之處，可以居人，谷口東山的寺院、別業群，可能在這一區。



圖 05 谷口東山—七盤嶺，照片中央偏左山嶺便是。七盤嶺山麓海拔較低處，唐代有別業、寺院。拍攝點 $34^{\circ}5'50.77''\text{N}$ ， $109^{\circ}19'27.48''\text{E}$ ，角度約 106°



圖 06 此是谷口西山—蕘山的東面，在輞谷內，石質顯豁，坡度深峭，不適人居。谷口外西北面的鞍部，土厚坡緩，才適合建築，後文另有照片。拍攝於七盤嶺第二重稜線西端 $34^{\circ}5'16.80''\text{N}$ ， $109^{\circ}20'28.79''\text{E}$ 處，角度約 270°

蕘山，位在谷口西側，唐代詩文中所稱的谷口「西山」、「西莊」、「西峰」，都指這裡。從地質和形勢來看，蕘山在遠古時代應與七盤嶺連結為一體，都是終南山的一部份，由於輞水的長期切割，才使它成為獨立的山塊，後人也給它獨立的名字。

從七盤嶺向西望去，蕘山就像一塊巨大的岩石矗立在那裡，山形絕美。頂端海拔約 895 米，從明代以來即有蕘山寺，後更名竹蕘寺，¹⁵清順治八年建七級浮圖，文革中被拆毀，2008 年藍田縣重新在山頂建塔，如圖 06 所見。在衛星圖上呈現的蕘山，像一把鑰匙，插入七盤嶺，這把鑰匙臨溪的三面，石質顯豁，體勢峭拔，除了山腳下有小小的坡地外，

¹⁵ 竹蕘寺，又有祝國寺、中主寺、中國寺等稱呼，皆一音之轉。

絕無立足之地。但它的西北面山麓，坡度舒緩，可能構築室宇，谷口西山的寺院、別業群，可能在這一區。此區之西，今有黃溝村。

（三）輞川——指輞水流出谷口後，到輞口之前的平川

「輞川」一詞，有三種概念：（1）直接等於輞水，（2）唐人詩文中，指谷口以外的輞水河段為輞川，（3）明清文獻中，指進入谷口、穿過三里區之後，最初看見的寬谷到鹿苑寺之間的河段為輞川。三個概念中，第三個概念是後起的不正確詮釋，我在〈〈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一文中已作詳解。

我曾沿著今日輞川的本流，計算谷口到輞口的距離，約為 6.52 公里。谷口水面海拔約 530 米，輞口水面海拔約 491 米，落差不到 40 米。為了完整瞭解這一段河川，我除了從黃山絕頂及終南山七盤嶺稜線，向下拍照外，也以徒步從谷口沿輞川西岸，走到環山路大橋，並調查了輞口周邊的水岸。雖然現代河川整治工程及砂石業者的開採，造成輞川河床千瘡百孔，影響了水文資訊的判讀。不過，這次的測量考察，對於認識谷口到輞口這一段川原形勢，仍有極大幫助。至於現代讀者常質疑的古今水文變遷的問題，本區由於山脈與平地的相對結構因素，除了河漫灘有可能因為水流左右擺盪，而產生灘地水行與蓄滯的局部變化之外，河道與水位、水量應不致有太大變化。¹⁶



16

開
臺

灣常見的土石流來說，這樣的災情雖然嚴重，但在大自然的自動修復下，其實山川變化不大。

圖 07 從蕘山絕頂 $34^{\circ}5'21.6''N$ ， $109^{\circ}19'31.8''E$ ，望白鹿原南端，原頂平坦，為其特徵，拍攝角度約 310 度。

從蕘山頂看下來，谷口到輞口這片廣大的川原，在遠古時代，可能是輞水破山而出的沖積平原。它的東側，有從谷口東山（七盤嶺）向下延伸的緩坡；西側，則有谷口西山（蕘山）向下延伸的緩坡；西北側有由平地陡升而起的白鹿原。中間是一片平坦美麗的原野。平原的寬度，從七盤嶺延伸緩坡的高壁下端，測量到同緯度的白鹿原腳，一般都在 1.7 公里左右。而且，由於東面七盤嶺延伸緩坡的高度不大，西面的白鹿原，從原腳到原頂之間也有延伸距離，使得本區視野相當開闊。

白鹿原是位在灤、灞二水間的高地，原體以 298 度傾斜，北起西安市灤水橋東，南至藍田縣城西，再延至蕘山西面，大體呈西北—東南走向，灤水沿其西崖，灞水傍其東崖，皆不遠原腳。原頂平坦廣大，平均海拔約 710 米，以輞口水面 491 米高程來比較，相對落差約 220 米。原上共有二村一鎮，距離藍田縣城最近的是安村（以安村丁字路口為代表， $34^{\circ}8'4.48''N$ ， $109^{\circ}17'19.92''E$ ），由安村沿公路西北行，可遇到一條鴻溝，公路在 $34^{\circ}9'20.6''N$ ， $109^{\circ}14'23.5''E$ 處，逾溝而北，便是孟村，兩村都隸屬藍田縣。孟村以北為西安市所轄的狄寨鎮（ $34^{\circ}12'30.15''N$ ， $109^{\circ}7'2.70''E$ ），以薄太后南陵而聞名，狄寨鎮北望可見灞橋。

（四）輞口——指灞、輞二水會流處

輞水離開終南山的谷口後繼續北流，最後在藍田縣城西南角外，與灞水合流。輞、灞二水的會流處，王維與裴迪都稱之為「輞口」。若以 $34^{\circ}8'33.67''N$ ， $109^{\circ}18'32.72''E$ 處為其代表位置，離開藍田縣城的南關，直線距離約 1.02 公里，視向角度 245° 。從縣道藍葛公路的南河大橋西望，首先看到 $G40$ 滬陝高速公路橋，橋下不遠之處便是。

「輞口」因為兩川交會之故，地形頗為平曠，除了西側因為白鹿原的緣故較為偏仄外，北、東、南三面的景觀都十分開闊。

三、王維本人對孟城口輞川莊的指述

「孟城口輞川莊」的稱呼，是我由王維〈輞川集·孟城坳〉一詩的「新家孟城口」而擬定的，在「輞川莊」之外，加上「孟城口」地名，以便與終南別業明確區隔。

依照「唐詩現地研究法」，在研究工作一開始，必須以無預設的立場，先聽取被研究者的自述。本文便是從王維本人的證詞，歸納出「輞川莊」的下列六個特徵。

(一) 接近縣城，在藍田武關驛道旁

這是王維自述的輞川莊第一個特徵，關於這點，王維本人有〈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和〈宮槐陌〉可證，白居易對清源寺的記載也可作證據。〈山中與裴迪秀才書〉說：

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比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

「輒便往山中」之前的出發點，是上都長安。從「玄灞、清月、映郭」看來，他看見藍田城牆時，已經夜晚，明月高懸；下華子岡到輞川莊時，月亮過了中天。¹⁷據〔唐〕薛據〈出青門往南山下別業〉詩所述，他從清晨「夙駕自城闕」，走到「白日原上沒」之時，還沒有到達藍田縣城，¹⁸比對兩人在相同行程上所用的時間的話，〈山中與裴迪秀才書〉的所要前往的輞川莊，應在縣城南，里程不甚遙遠之處。而且，華子岡也不是荒僻的山岡，而是路跡明顯，便於夜行的大道。這條大道，在《輞川集》二十題中曾有題詠，稱之為「宮槐陌」。¹⁹事實上，這就是上都長安通往長江流域的主要驛路—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白居易有〈初出藍田道〉詩云：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裡。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絕頂忽上盤，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坡，夕次藍橋水。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跼，勞苦已如此。(全唐詩，433：4789)

及〈宿清源寺〉詩云：

¹⁷ 錢起〈晚歸藍田酬王維給事贈別〉云：「暮禽先去馬，新月待開扉。」(全唐詩，237：2629)也是從上都出發，月出之後，才到藍田縣城。輞川莊更在縣城之南，需時更多。又，本文引唐詩，除非另有需要，皆取自〔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為節省篇幅，下文中凡引用《全唐詩》詩句，皆直接於詩句後標注(全唐詩，卷：頁)，《全唐文》引用方式亦同。

¹⁸ 〈出青門往南山下別業〉詩云：「舊居在南山，夙駕自城闕。榛莽相蔽虧，去爾漸超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全唐詩，253：2853)，後八句僅為書懷，故不錄。

¹⁹ 關於宮槐陌與驛路的詳解，請參閱拙作〈〈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二文。

往謫潯陽去，夜憩輞川曲。今為錢塘行，重經茲寺宿。...隨緣又南去，好住東廊竹。(全唐詩，431：4755)

王維輞川莊，在他死後捨宅為寺，根據耿漳〈題清源寺王右丞宅陳跡〉，可以確證就是清源寺。白居易貶官江州時，他的第一夜住在離長安不遠的灞橋鎮滻水傍，第二夜就在此寺住宿，一宿之後，次晨南行，經韓公坡，上七盤嶺，第三夜宿藍橋驛。²⁰因此，清源寺的位置，應在縣城與韓公坡、七盤嶺之間，而且，離開驛路不遠。²¹換言之，王維輞川莊應在商州武關驛道旁。

(二) 東臯有田，可以躬耕

王維指出輞川莊的第二個特徵，就是在莊園東方有田可耕，他也親自參加了農事。首先，請看〈酬諸公見過〉詩：

嗟予未喪，哀此孤生。屏居藍田，薄地躬耕。歲晏輸稅，以奉棗盛。晨往東臯，草露未晞。暮看煙火，負擔來歸。我聞有客，足掃荊扉。簞食伊何，副瓜抓棗。仰廁群賢，皤然一老。愧無莞簞，班荆席藁。泛泛登陂，折彼荷花。靜觀素鱗，俯映白沙。山鳥群飛，日隱輕霞。登車上馬，倏忽雨散。雀噪荒村，雞鳴空館。還復幽獨，重歎累嘆。(全唐詩，125：1234)

這首詩分為五段，每段各自押韻，因為換韻過程中首句全部未用韻，所以不是轉韻體，²²而是《詩經》以來到南北朝四言詩的韻法。詩中王維及訪客的活動，計有：躬耕、田在東臯、時節是夏天、有瓜棗待客、可水畔布席、可泛舟、折荷、觀魚、觀鳥等，直到黃昏日落，客人離去，結束詩篇時才寓幽獨之傷。從這些內容來看，應是乾元元年（758年）恢復官職以後數年間，因強烈希望退隱，乘間告假返回藍田輞川莊的生活。²³

²⁰ 白居易此行的時程，本人的考證已經明確無疑。白居易另有〈宿藍溪對月〉詩：「昨夜鳳池頭，今夜芒溪口。明月本無心，行人自回首。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清影不宜昏，聊將茶代酒。」(全唐詩，431：4755)與本次行程無關。首句的「鳳池頭」，指大明宮含元殿兩側的中書、門下二省所在之地，長慶二年新秋七月，白居易五十一歲時，自中書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符合「昨夜鳳池頭，今夜芒溪口」的描寫，至於本次貶謫江州之前，官職是太子左贊善大夫，屬於東宮官屬，不宜自稱鳳池頭。此外，詩題「藍溪」可指輞川亦可指藍橋溪，必須另外辨明，參見註8，因與本文無關，暫不討論。

²¹ 清源寺與驛路問題，請參閱〈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30卷1期（2012），頁167-204。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²² 關於轉韻體，請參閱拙作〈唐代「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的創體意義〉，《東亞文化》第50期（2012年），頁271-331，韓國首爾：首爾國立大學校。

²³ 王維在兩京光復後，例被拘繫，在乾元元年春日花開之時，蒙宥復官，見〈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

輞川莊的農事，主要在東皋，如〈山中與裴迪秀才書〉所云：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
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²⁴

書信中，王維提到了此地可望山（春山可望）、可觀魚（輕儵出水）、可觀鳥（白鷗）、可耕種（青皋）、作物為麥（麥隴），與〈酬諸公見過〉詩舉述的完全相同。

在〈贈裴十迪〉詩中雖沒有強調躬耕，但他談到農事，也有躬耕的暗示：

曖曖日暖閨，田家來致詞。欣欣春還皋，澹澹水生陂。桃李雖未開，萸萸滿其枝。請君理還策，敢告將農時。（全唐詩，125：1239）

詩中先是農家來報告農事，然後是王維把將農的時日告訴裴迪。由桃李萸萸滿枝看來，應是春天二月中旬。到了夏天，農田改為稻作。在〈積雨輞川莊作〉一詩中，王維云：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鷗，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全唐詩，128：1298）

首聯寫農忙時送早餐到耕地上，次聯即寫田間所見，「東菑」與「東皋」同義，據《詩經·小雅·鶴鳴》傳云：「皋，澤也。」是供水良好的土地。〈山中與裴迪秀才書〉中，我們看見青皋的冬春作物是小麥，到了本詩，東菑的夏季作物變成水田，恰與杜甫在夔州（今奉節縣）的經驗相同。杜甫記載當地農民於冬春植麥，²⁵小麥成熟後，又在夏天插秧植稻，晚秋穫稻，初冬嘗新。²⁶劉長卿等詩人也曾寫到東都洛陽附近有龍門伊闕米、昌谷米、陸渾米，證明唐時黃河流域也生產稻米。²⁷

恩竊書鄙意...：「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全唐詩，128：1297）此後宦情已淡。說詳第四節。

²⁴ 見〔清〕董誥等奉敕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三二五，頁3292。

²⁵ 夔州小麥生長，見杜甫〈客堂〉詩：「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全唐詩，221：2332）夔州農耕在東瀘河流域，麥作區域，北自東屯，南至峽口皆有，至春末收成。參閱拙作《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

²⁶ 夔州稻米生長，主要在東屯，十月收成，見杜甫〈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灌溉。...」（全唐詩，221：2342）

²⁷ 唐時，東都洛陽附近龍門伊闕、昌谷、陸渾米都很有名，見於劉長卿〈龍門八詠·石樓〉：「水田秋雁下，山寺夜鐘深。」（全唐詩，148：1524）、李賀〈昌谷詩〉：「昌谷五月稻，細青滿平水。遙巒相壓疊，

詩中僕從們在田地上吃飯，繼續農事，他自己則觀槿餐葵。王維是高級官員，年紀又大，他所謂躬耕，應指督率家僮進行農作，²⁸末聯的「野老爭席」，用了楊朱會見老子的典故，就現場來說，他認為自己督率家僮在田間工作，已經與野老的身分無爭了。

必須注意的是，前引王維詩文中多次出現「東菑」、「東皋」、「青皋」（青為東方之色，青皋與東皋同義）之類的用語，無一例外的都指向「東」的方位。就現地的情況來說，輞水東岸從輞口以南二、三公里的地面，都是向東延展的平坦耕地，因此，詩中一再強調「東」的方位，正證明了王維輞川莊的宅後，西鄰輞水，因而他所有的平田，乃在輞川莊的東面。如果改以谷口別業為出發點，農田就在北而不是東菑了。



圖 08 現代藍田縣麥隴 2011 年 12 月 10 日生長情形，輞川莊可能位址之東，現為大寨村街道，以其他麥田代替。

除了東皋的稻麥以外，王維還有瓜園，在〈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一詩中，他說：

青菘臨水拔，白鳥向山翻。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園。（全唐詩，126：1277）

「桔槔灌園」雖然是用典，但典故的主人翁親自灌溉，也是躬耕的一種。灌園當然不是耕種主食，從王維〈瓜園詩〉可知，園中所培育的是瓜：

余適欲鋤瓜，倚鋤聽叩門。鳴騶導驄馬，常從夾朱軒。窮巷正傳呼，故人儻相

頽綠愁墮地。」（全唐詩，392：4422）、白居易〈飽食閑坐〉：「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鮒。」（全唐詩，453：5122）諸詩。此外，耿漳〈送姚校書因歸河中〉：「委棄秋來稻，雕疏采后桑。」（全唐詩，269：2995）則記載河中府生產的水稻，河中府城故址在今山西省永濟縣蒲州鎮。以緯度而言，藍田縣南的緯度，與洛陽附近及永濟縣蒲州鎮，都十分接近。

²⁸ 亦猶杜甫〈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全唐詩，221：2348）、〈課伐木〉：「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全唐詩，221：2341）之類。

存。攜手追涼風，放心望乾坤。…。素懷在青山，若值白雲屯。回風城西雨，返景原上村。前酌盈尊酒，往往聞清言。黃鸝轉深木，朱槿照中原。猶羨松下客，石上聞清猿。(全唐詩，125：1249)

詩的一開始說，自己正要到瓜園裡鋤瓜時，恰好有朋友來訪，因為詩中有「倚鋤聽叩門」之語，可知瓜園在莊門以內。又據「回風城西雨，返景原上村」可知，他當時在縣城之西、白鹿原之東，與「輞川莊」的建物方位相同，可見瓜園與住宅建物相連接。若將本詩與〈酬諸公見過〉的「東皋暮歸」合併來看，此內彼外，由莊園到東皋，可以連結成一片和諧的田園組圖。

(三) 視野曠遠

王維指出輞川莊的第三個特徵，就是視野曠遠。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詩中，就直接用「遠看」來指出連白鹿原和輞川莊的視覺關係，指出給人視野曠遠的感覺：

……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全唐詩，126：1277)

簷前，是輞川莊中本人所居住的屋宇，原上村是白鹿原上的他人村落，遠看二字，表現了從自宅到白鹿原上之間遼闊的地面距離關係。王維輞川莊的確定位址雖不可曉，大致可以推知在今大寨村G40高速公路藍田東交流道以北的輞水邊，由此處仰望白鹿原上可以看得見的村莊，一般直線距離都在2.4公里以上，故可稱遠看。



圖09 從白鹿原東面坡道34°8'19.28"N，109°17'52.94"E，海拔610米，遠眺輞川莊，可見曠遠之勢，前方終南山也在煙靄之中。王維由平地觀景，有「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頤」之趣。

正因如此，在前引的〈贈裴十迪〉一詩中也說：

風景日夕佳，使君賦新詩。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頤。春風動百草，蘭蕙生我籬。...（全唐詩，125：1239）

此詩是在輞川莊內所作，詩中「澹然望遠空」，不定是向南所見，也可以是想念長安城中的裴迪，因而向西北方位遙望，兩端都有著空闊的天際線。

再如王維〈歸輞川作〉所云：

谷口疏鐘動，漁樵稍欲稀。悠然遠山暮，獨向白雲歸。...東臯春草色，惆悵掩柴扉。（全唐詩，126：1277）

王維在輞川雖有別業，他的官職仍在上都長安，因而凡是在題目或內容寫到「歸去輞川」的詩篇，都是指由上都長安歸向藍田輞川莊，方位是自北向南的角度。因此，詩中「悠然遠山暮」無疑是指橫陳在藍田縣南的終南山，鐘聲來自谷口寺院，雖然從谷口到渡頭的直線距離5公里以上，但鐘聲可以傳到，²⁹王維一邊聽著遠寺鐘聲，一邊望著遠山，獨行回到輞川莊。「悠然」二字所具有的舒緩、曠遠之感，和實際地形特徵吻合。

（四）莊前為終南山

王維提出輞川莊的第四個明顯特徵，便是輞川莊的前方遙對終南山，請先看王維〈林園即事寄舍弟紘〉詩云：

寓目一蕭散，銷憂冀俄頃。青草肅澄陂，白雲移翠嶺。後浦通河渭，前山包鄢郢。松含風裡聲，花對池中影。地多齊後瘡，人帶荊州癭。……（全唐詩，125：1240）

²⁹ 關於谷口鐘聲，可參見錢起〈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之十五·遠山鐘〉：「風送出山鐘，雲霞度水淺。欲知聲盡處，鳥滅寥天遠。」（全唐詩，239：2686），錢起這組詩作於縣城，「遠山」二字，可與此詩相參。從唐代實際的例證來說，上都長安的晨暮擊鐘在承天門，同一時間，明德門同時啟閉，可見在明德門可清楚聽到承天門鐘聲。由承天門至朱雀門 1830 米，由朱雀門至明德門 5316 米，合計 7146 米，這個長度遠大於輞川莊與谷口之間的距離。

詩題為「林園即事」，從內容來看，此林園應是輞川莊。「寓目」二句提起觀景的需求，接著便是寓目所見，將輞川莊的座落位置和周邊風景敘述得井井有序。「青草肅澄陂」即輞水，位在莊後；「白雲移翠嶺」，即〈歸輞川作〉中「悠然遠山暮」所詠的終南山，位在莊前。接著他再具體指出：「輞川莊」後的輞水（後浦），可以通達黃河、渭水；「輞川莊」前的終南山（前山），是通往鄢郢的驛路所經。這條驛路，即前述唐代商山武關驛路，王維〈輞川集·斤竹嶺〉詩稱此路為「商山路」，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和韓愈〈南山詩〉，都描寫了這條驛路的藍田段。由此驛路直上七盤嶺，翻越秦嶺之後，可以南下襄陽、江陵，轉赴杭越，遠及嶺南。「包鄢郢」的「包」字，就如王維另一首〈送李太守赴上洛〉所說：「商山包楚鄢，積翠藹沈沈。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全唐詩，127：1289），驛路就在包藏在其間，綜合四句來看，已經清晰的說明了輞川莊是以「前對終南山」為主題的前南後北、坐北朝南的設計。

「前對終南山」的莊院建築景觀設計，不獨王維輞川莊，據王維〈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詩所指述的，崔季重所居也作了同樣的設計：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閑。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嘆息此顏顏。（全唐詩，125：1247）

詩中「自識門前山」之句承「況君」二字而下，「自」字乃指崔季重本人，「門前山」是崔季重的門前之山，詩題中的「前山興」，也是寫崔季重宅前的勝事。³⁰

此「山」就是終南山，王維以「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荆關」兩句來形容終南山，上句之意，是指高聳的終南山正可北對秦川；下句之意，是指終南山嶺合沓，包藏著荆楚關塞與驛路，這兩句對終南山的方位形象與特殊交通特徵的描寫，與〈林園即事寄舍弟紘〉詩的「後浦通河渭，前山包鄢郢」完全相合。特別是「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兩聯，顯示在崔氏所居莊園與終南山之間尚有距離，更加凸顯出「前山」一詞的遙遠感。

³⁰ 本詩有題下注云：「山西去，亦對維門」，雖不能知道這七字是否王維所自為，至少，作此注者亦認為王維之門，前對「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之終南山。



圖 10 輞川莊與宅前前山、宅後輞水的對比關係，拍攝點 34°8'4.8"N，109°18'47.41"E，輞川莊可能位址，約在此點前方 135 度角的方向。

（五）宅後為輞水和白鹿原

《舊唐書·王維傳》曾對輞川莊作過如下的描述，影響極為深遠：

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³¹

這篇傳記中，「弟兄俱奉佛」、「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兩件事都受到後人重視和引用，而對於同樣寫在一起的「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的描寫，卻多不得其解。

如前所述，輞口就是輞川注入灊水的會合口，王維的莊園當然不會恰好在兩水會合口這一點上，而是指接近輞口這個區域。輞口一帶原隰平瀾，川流寬衍，所以莊園與輞水的關係才會這樣密切。若是谷口一帶，因為峽谷地形的關係，水面和山壁的落差很大，便不可能形成「輞水周於舍下」的水文景觀了。

不過，《舊唐書》本傳還是出於後人之手，記載尚不真切，不如王維自己對輞水與輞川莊的關係所下的形容，前引〈林園即事寄舍弟紘〉的第五句，以「後浦通河渭」具體指出山莊宅屋的後面，濱臨輞水。他並且指出，輞水此去，即將先與灊水合流，然後注入渭水，再進入黃河，旅人如果沿流而行，可以通航到河、渭這兩大流域。

³¹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0 下，頁 5052。

輞水既然在宅後，輞水之外呢？隔著輞水的另一岸，就是相鄰的白鹿原了。前舉的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詩所說：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全唐詩，126：1277f）

「白社」是隱逸者的典故，王維用以比擬輞川莊，「青門」是上都長安外郭城東門，長安外郭城的東牆，自北而南有通化、春明、延興三門，皆可稱為青門，不過，上都往藍田的驛路由春明門出發，此詩應指春明門。因為想到春明門，所以他向西北遠看，結果所見的是白鹿原。「簷」當然是指輞川莊的屋簷，「原」則是白鹿原。³²



圖 11 從輞川莊遠看原上村的高下形勢，拍攝點 34°5'21.48"N，109°19'31.68"E，角度約 337°

同樣的風景，在王維〈田園樂七首之五〉也曾出現：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全唐詩，128：1305）

首句「山下孤煙遠村」，指宅前終南山方向所見，「天邊獨樹高原」，乃宅後白鹿原方向所見。白鹿原的特徵，原頂寬平，部份邊坡峭直，故有獨樹危立天邊之感。

³² 詩題為「輞川閑居」，王維此時可能短期告假返回輞川莊閒住，事實上，直到他去世前皆帶官職，所謂「不復到青門」，應是他主觀的意願裡不想再回到長安，並非客觀實際如此。

另一首，是前面也舉出過的〈瓜園詩〉說：

……素懷在青山，若值白雲屯。回風城西雨，返景原上村。前酌盈尊酒，往往聞清言。黃鸝轉深木，朱槿照中原。猶羨松下客，石上聞清猿。（全唐詩，125：1249）

瓜時是夏天，急雨回風，乃是夏季驟雨，輞川莊在藍田縣城的西南，所以稱「城西雨」。「原上村」，指白鹿原上的山村，因為白鹿原比城西更在西面，所以返照特別鮮明。在前一首〈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詩裡，王維自言退居輞川，卻因為倚簷西北眺望長安裴迪時，遠遠看見白鹿原上的山村。本詩則說自己在輞川莊，看見白雲屯暗，倏起回風急雨，雨後晚晴，又看見夕陽照入白鹿原上的人家。

驟雨能帶來清涼之惠，晚晴更有視覺之美，這時候，王維以「前酌盈尊酒，往往聞清言。黃鸝轉深木，朱槿照中原」四句，來寫莊中的生活，落實「素懷在青山」的心願。最後，王維在本詩結束時以「猶羨松下客，石上聞清猿」二句，表示自己在輞川莊的生活雖好，仍羨慕輞谷內隱士的野趣。松下客是隱士之稱，石上是輞谷中才有的巨大盤石，清猿是谷口的猿聲，王維用「猶羨」二字，恰恰可以反證輞川莊不在輞谷之內。

請注意王維在這裡表現出來的「山居意識」，由於「山居」一詞會影響到「谷口終南別業」與「孟城口輞川莊」相關詩篇的判別問題，必須作補充說明。

如前所述，輞口在藍田縣裡，是相對的視野開闊、平川沃衍之區，山居的感覺，理應比較淡薄，但王維還是以山居來作為輞川莊的境趣基調。在本詩中，王維所舉出的符合「素懷在青山」的生活裡，「黃鸝轉深木，朱槿照中原」二事，與〈積雨輞川莊作〉一詩的「陰陰夏木轉黃鸝」和「山中習靜觀朝槿」（全唐詩，128：1298）是完全一樣的，甚至還用了「山中」一詞來指述這種生活的場域。不僅於此，〈山中與裴迪秀才書〉，以及在下一小節中，還會看到的〈山居即事〉、〈山居秋暝〉，都是身在輞川莊而以「山中」「山居」自稱。換言之，王維對於輞川莊，是以山居來對待的，為什麼呢？

《舊唐書》、《太平廣記》、《唐語林》³³三書都指出，王維所買的輞川莊就是宋之問藍田別業，從「現地研究法」的證據法則來看，既然王維本人沒有說出購自宋之問，就缺少直接證據，而且，所持說的三人都與王維並不接近，證據顯然不足。在證據不足之下，本文採取既不贊同，又不否定的未決立場。不過，我們可以先放下記載真實性的爭議，單純來討論宋之問對他的〈藍田別業〉一詩所作的描寫：

³³ 見《舊唐書》卷190下，頁5052；《太平廣記》，卷198，頁1485；《唐語林校證》卷2，頁178。後二種內容相同，僅有數字異文。

宦游非吏隱，心事好幽偏。考室先依地，為農且用天。輞川朝伐木，藍水暮澆田。獨與秦山老，相歡春酒前。³⁴

「考室先依地，為農且用天」是興造屋宇，經營農田。³⁵第五句「輞川朝伐木」承「考室」而來，伐木是為了建屋，伐木的地點，也在輞川邊就地取材。第六句「藍水暮澆田」承「為農」而言，藍水是輞川的別名，³⁶既然輞水能被汲來澆田，說明了這所山莊連帶著田地都鄰近水濱。這樣一個依傍輞川，擁有田畝的莊園，必定不會位在輞谷裡面群山逼仄之地，宋之問卻以「藍田山莊」來稱呼它。

宋之問在另一首〈別之望後獨宿藍田山莊〉說：「...爾尋北京路，予臥南山阿。泉晚更幽咽，雲秋尚嵯峨。藥欄聽蟬噪，書幌見禽過。愁至願甘寢，其如鄉夢何。」（全唐詩，51：619）詩中的「南山阿」，也是就終南山的大形勢而言，實際上，「泉晚更幽咽」乃是輞水離宅甚近，其聲可聽；「雲秋尚嵯峨」是指眺望南山時，白雲之高嵯峨，可見山莊所在與終南山還有相當距離，但宋之問還是以「藍田山莊」來稱呼它。

後來，錢起為藍田縣尉時，在縣署中作詩，稱「山城日易夕，愁生先掩扉」（縣城秋月，全唐詩，237：2624），縣城明明在輞口東北，也是相對平曠之區，詩人感受此為山城，還在〈和劉明府宴縣前山亭〉詩題中，把縣前亭子稱為山亭。³⁷

唐人對「山」的要求很低，不必很高的山，都給予山的稱謂，更何況輞川莊後，隔輞水就是原頂相對高差 220 米的白鹿原。而且，縣城東北方可以望見驪山，東方遠際還有華山，東南—正南—西南都是秦嶺，舉頭就可看見群山，因此，王維居平地而稱為山居，宋之問將宅院命名為山莊，錢起也習慣性的使用「山」字來形容藍田縣城，都是有理路可循的。

總之，王維在藍田的所居，從位在谷口的終南別業，到新購的輞口輞川莊，都曾在詩文裡被稱為山中，所以，要判斷那一首詩屬於那個莊園，要看全詩描寫的內容特徵，不能只看題目或單詞。

（六）散步可到墟里渡頭

³⁴ 本詩及下一首，俱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319，頁1649。

³⁵ 宋之問兩次營構莊園—陸渾山莊及藍田山莊，兩次皆帶田地。陸渾山莊事見其〈初到陸渾山莊〉：「歸來物外情，負杖闢巖耕。」（全唐詩，52：635）句中「巖耕」所在之處，即宋氏莊所有之田地，宋之問負杖看家中奴僕在山間的農地耕作。

³⁶ 參見註8。

³⁷ 錢起有〈和劉明府宴縣前山亭〉詩：「城隅勞心處，雪後歲芳開。山映千花出，泉經萬井來。翔鸞欲下舞，上客且留杯。」（全唐詩，239：2676）錢起時任藍田尉，劉明府即其長官藍田令，王維亦曾贈詩其人。

王維提出輞川莊的第六個明顯特徵，這就是「渡頭」。如果不從古代交通的角度去看，很容易就忽略了它的存在。首先，請看〈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云：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全唐詩，126：1266）

此詩的題目中有「輞川閑居」，作詩時居住於輞川莊，應可初步認定。唐詩「倚杖」一詞皆用於老人散步時的形容，³⁸所以此處「倚杖柴門外」，指王維從自家門口出去散步。正是秋蟬季節，他走到「渡頭」欣賞落日，也看到墟里居人正在晚炊。「墟里」一詞，據唐·權德輿〈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云：「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³⁹指唐長安城外南郭的村里，本詩用法與此相同，指藍田城外的村里。末兩句筆鋒收束，寫到自宅，他以陶淵明宅自喻，說偶而會遇到一些隱者，喝醉了就從我家門前經過。輞川莊外就是商州武關驛路，《輞川集》中曾以〈宮槐陌〉來指稱這條路。由於驛路往來的人多，所以，在門外遇見喝醉的隱士經過，不足為奇。⁴⁰

問題在「渡頭」怎麼解釋？有人可能會想，溪河到處都可以乘舟橫越，渡頭有什麼特別？事實不然。古代方志中，經常特別記載某縣某渡，就是因為古人的「渡頭」，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大橋，不是處處都有。以藍田縣來說，明·李東《隆慶藍田縣志》所載渡頭只有兩個，一個在縣城西，通往白鹿原，一個在縣城南，即前述城南渡灞之口。⁴¹清雍正年間，蔣文祚在藍田縣重修渡口時，也只選兩處：「一置南郭外，一置西原麓，招舟子以渡」，⁴²可見明清兩代的渡頭，相承使用。這兩個渡頭中，城西渡離王維輞川莊的擬測位址太遠，方位也不對，所以，我認為南郭外這個渡口，最可能是王維前引詩中的渡頭。⁴³渡頭是交通孔道，必然有人潮和村里，也合於「墟里」的描寫。

³⁸ 唐詩中用語確是如此，例證甚多，無從一一列舉，因杜甫曾有以「倚杖」為詩題之五律，可舉此為例：「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悽涼憶去年。」（全唐詩，228：2479），〈倚杖〉。按《宋本杜工部集》（臺北：學生書局，1970），卷十二，頁530，於題下注：「鹽亭縣作」，杜甫自梓州赴閬州，途經鹽亭縣，在唐代宗廣德元年（763），是年五十二歲，老人散步觀賞鹽亭縣人文景物，故倚杖而行，與王維詩意相似。

³⁹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又云：「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全唐文，494：5045）

⁴⁰ 接輿事見《論語》與《莊子》二書，《論語集註》卷十八，頁184，〈微子篇〉：「楚狂接輿狂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⁴¹ 見《隆慶藍田縣志》，卷首，〈藍田縣圖〉。

⁴² 〔清〕呂懋勳：《藍田縣志》附《輞川志》，卷1，〈藍田縣文徵錄〉，頁15下，總頁948，〈灞水建渡記〉。

⁴³ 也許有人懷疑，用明清渡頭來解說唐代渡口，有沒有問題呢？本文並不是直接以明清方志來解釋唐人事務，而是依據藍田縣城方位及輞、灞二水的流域特徵，判斷明清方志所據的渡口，應與唐時渡口位置相似。

下面再看一個王維筆下的渡頭，〈新晴野望〉一詩有云：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郭門臨渡頭，村樹連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後。農月無閑人，傾家事南畝。（全唐詩，125：1250）

「郭門臨渡頭」指出渡頭和城門的關係。明清藍田縣南門在今灞水北岸約240米，出南門外就是商山武關驛路，換言之，驛路在出城240米後，便須渡過灞水，此處設有渡頭可涉，相當合理。「村樹連溪口」指村莊的林木沿流向溪口栽植，也與灞、輞二水會合的形勢相合。藍田縣的主要耕地在灞水之南，以渡頭為立足點，南畝之稱也頗合宜。



圖12 藍田縣城南關外34°8'40.02"N, 109°19'7.29"E處，有渡灞的需求，今有縣道南河大橋及G40高速公路灞河大橋。

另一首〈山居即事〉也是在傍晚到渡頭散步：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華門稀。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煙火起，處處采菱歸。（全唐詩，126：1277）

首句是王維把門關上，次句出來散步。蒼茫落暉是廣濶的夕照，不是籬落以內的風景，句中以「對落暉」的人體行為，補充記載了他外出的敘事。第三句寫處處松樹上多有巢鶴，擬喻設置別業於此不少，⁴⁴第四句說訪客無多。王維是為官之人，訪客也是官員或未第秀

⁴⁴ 巢鶴在，則人家無恙。樹樹，言其人甚多。其後，劉禹錫〈傷桃源薛道士〉詩云：「壇邊松在鶴巢空」（全唐詩，365：4119），即反用其意，指隱居種桃於此山中的薛道士，不幸去世。

才，來訪者稀，正見隱居情味。五、六句寫自己到了水邊，細觀綠竹和紅蓮，末聯是采菱船從四處歸來，所在地正是渡頭，煙火處正見墟里。相似的內容組合，也見於〈田園樂七首之五〉：「采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裡人家。」（全唐詩，128：1305）。

王維另有〈山居秋暝〉詩，並沒有出現「渡頭」一詞，但同樣在竹林下有漁舟歸來，情境相似，詩云：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126：1276）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是傍晚散步的誘因，「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是散步中所見的自然風景，「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是散步時所見的村人活動，特別是這一聯，溪邊可以浣衣，可以泊舟發船，不就是「墟里」和「渡頭」組合的風景嗎？

上面這些詩中，都寫到渡頭，景物中有著「炊煙、漁舟、浣女、歸人」，都反應出居民聚集的墟里景象。而且，藍田城南灞水渡頭的不遠處，便是輞口，輞口是廣大的水澤，可能種植菱芡，才有處處採菱船歸來的情景。所以，從古代交通設施的角度，或是居民密集的詩中描述，「輞口—墟里—驛路—渡頭」的結合，都是指向王維詩中的渡頭，是有特定所指的。

這個渡頭，就是〈山中與裴迪秀才書〉所說「比涉玄灞」的渡灞之處。除了王維之外，于良史〈宿藍田山口奉寄沈員外〉一詩，也正好寫這個渡頭的夜渡，可為旁證。于良史在藍田縣城夜宿，次日要從驛路南下，商州武關驛路對上都長安而言乃在東方，因而他對沈員外寫下「朋友懷東道」之語。詩題中的藍田山口，乃以藍田縣城為山口，而不是說住宿在輞谷谷口。其詩云：

山暝飛群鳥，川長泛四鄰。煙歸河畔草，月照渡頭人。朋友懷東道，鄉關戀北辰。去留無所適，岐路獨迷津。（全唐詩，275：3118）

由前四句知道，他從傍晚遙望渡頭，到月出後猶在沈吟。從山暝看來，他是南面向山而立，先看到黃昏鳥雀歸巢，然後從城頭下望，灞水前橫，輞口瀾瀾，「川長泛四鄰」之句，予人廣大水域之感。第三句的草色煙光，是平川景象，第四句說月下仍有渡河之人，與王維月下在此渡灞，可以互相印證。

至於上述詩中所寫的渡頭，會不會在谷口呢？答案是否定的。前面說過，渡頭的古代

地位等同於現在的大橋，必須有交通的需求，也會有大量居民聚集。谷口西山雖然也有許多別業和寺院，因為城中南行的道路在輞水東岸，由東岸往谷口西山，也有渡溪的需求，裴迪〈輞川集·樂家瀨〉詩也有「沿涉向南津」（全唐詩，129：1314）之句，證明這裡有津渡。此地是淺水的石灘，溪床也窄，架木累石就可以過溪，即有南津，也是小渡，並非前述的渡頭類型。而且，谷口是風景山區，別業寺院多，山石多，耕地少，普通居民難以聚集，墟里的條件不足。溪間灘多圓石，也沒有種菱收採的地理條件，李端〈雨後輞川〉對谷口南津一帶形容得十分生動，可以為證。⁴⁵至於《輞川集》裡寫到的「敬湖北垞」，因為湖水不深，臨湖亭四周還有大片蓮花，采菱漁舟之事，必然會有，但驛路是從北垞東邊的陸地通過，沒有渡水的需求，因而不須考慮這裡。⁴⁶

（七）小結

綜合以上六個特徵，孟城口輞川莊的形象就非常鮮明了。它位在藍田縣城之南，平川廣野，村墟雍熙之中，春麥秋稻，陂湖荷柳。宅前，面對終南山，宅後，是輞水與白鹿原；商州武關驛路的藍田段經過莊門，藍田縣南關外的渡頭，散步可及。《輞川集》主要描寫輞川莊以南的游止，只有〈孟城坳〉一首寫到輞川莊本身，但從〈華子岡〉、〈敬湖〉、〈宮槐陌〉等詩篇所呈現的風景特徵，都與上述景觀相符。由是，我們可以推擬孟城口輞川莊的位址，可能在今 S108 環山公路「輞峪河大橋東橋頭」以北，G40 國道「藍田東」交流道北側，約在 $34^{\circ}7'41.01''N$ ， $109^{\circ}19'15.70''E$ 為中心的這一帶。



圖 13 輞川莊位址與輞口的關係，在七盤嶺第一道稜線（ $34^{\circ}5'36.47''N$ ， $109^{\circ}20'22.51''E$ ），

⁴⁵ 《文苑英華》，卷三百十八，頁 1463，李端〈雨後輞川〉：「驟雨歸山盡，頽陽入輞川。看虹登晚墅，踏石過春泉。紫葛藏仙井，黃花出野田。自知無去路，迴步就人煙。」，其中「看虹登晚墅，踏石過春泉」兩句，指由輞水東岸渡溪到谷口西山，泉即輞水，墅即谷口西山的友人別業。最後不知何故，他沒有到那個晚墅，反而是迴步離開。「迴步就人煙」五字，充分反映出谷口並非墟里所在。

⁴⁶ 關於敬湖、北垞問題，請參閱拙作〈〈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

自南向北 340°拍攝。

輞川莊後來為清源寺，耿漳〈題清源寺王右丞宅陳跡〉詩云：

儒墨兼宗道，雲泉隱舊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內學銷多累，西林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鐘疏。陳跡留金地，遺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⁴⁷

詩中「孟城今寂寞」，由王維〈輞川集·孟城坳〉詩的「新家孟城口」句變化而來，可見耿漳所詠者為孟城口的輞川莊。「輞水自紆餘」，有開闊漫衍之象，與前文所見輞川宅外空闊特徵相符。可惜其他各句皆著眼在捨宅為寺及王維陳跡，對周邊風景未多描寫，可用證據太少。後來溫庭筠作〈寄清源寺僧〉，有「窗間半偈聞鐘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峰藏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全唐詩，578：6717）之句，藍水即輞水，已見前說，玉峰向簾間全窺，即王維〈林園即事寄舍弟紘〉詩的「前山包鄴郢」；輞水在苔階近繞，即同詩的「後浦通河渭」，可見清源寺即王維輞川莊，除了耿漳、白居易諸詩外，溫庭筠此詩，也是有力的極佳佐證。

輞川莊被捨為清源寺，與終南別業之捨為寺，乃是二事。宋·王讜《唐語林》云：「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⁴⁸姑不論宋之問莊的問題，王讜指出輞川莊成為清源寺，本來不誤。宋·宋敏求《長安志》改為：「清源寺在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營草堂精舍，維表乞施為寺焉。」⁴⁹將「奉母、建終南別業、施莊為寺」，與「購買輞川莊、施莊為清源寺」兩件事混為一談，又將位於谷口的終南別業，移到輞谷內。後世諸多誤解，都由此來。

四、王維本人對谷口終南別業的指述

王維奉母所居的山莊在終南山輞谷口，終南山又名藍田山，故王維本人曾以「終南別業」和「藍田別業」稱呼它。為與孟城口的「輞川莊」作區隔，乃因其位置在谷口，名之為「谷口終南別業」。下文中，將提出五個可以指認這座別業的特徵：

⁴⁷ 《文苑英華》，卷三零七，頁 1572。

⁴⁸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78。王讜所謂「宋之問輞川別業」，即王維所稱「輞川莊」，請參閱註 43。

⁴⁹ [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十六，頁 169。

(一) 山谷特徵

王維〈請施莊為寺表〉說：

臣遂於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行之所。(全唐文，324：3290)

文中他形容自己所營建的山居中，除了「草堂、精舍」之外，尚有「竹林、果園」。「營建」之說，與「輞川莊」係購自前人的產業，⁵⁰明顯不同之外。前述輞川莊的農作物有「瓜、棗、稻、麥」，都屬於平地作物。可是，在這裡的植栽，卻是「竹林果園」，都是屬於山林的作物，顯示出谷口終南別業特有的山谷特徵。

例如王維〈終南別業〉一詩，不但題目以終南為名，⁵¹內容也以向山谷中探尋為導向：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全唐詩，126：1276)

「南山陲」三字直接認定為指谷口固可，但以前述宋之問「予臥南山阿」為例，未必沒有其他可能，因此須從全詩來考量。三、四句「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的所指，從下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看來，他獨往方向是深入輞谷中，就如〈藍田山石門精舍〉一詩所說的：「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探奇不覺遠，因以尋源窮。...」(全唐詩，125：1247)，是向輞谷裡尋源深入，而非如《輞川集》所遊的二十景，更不是「敬湖」那種「空闊湖水廣，青瑩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裴迪，敬湖，全唐詩，129：1314)的大景。所遇的也不是漁人、農夫、浣女，而是在山中工作的林叟(樵夫)，整首詩中出現了濃厚的山谷氣氛，可判斷為描寫谷口終南別業之作。

(二) 詩句中使用「谷口」字樣

書寫谷口終南別業的詩中，王維往往會直接使用「谷口」二字，以下面這首〈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為例，他說：

⁵⁰ 見王維〈輞川集·孟城坳〉詩：「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全唐詩，128：1300)

⁵¹ 《文苑英華》兩次著錄此詩，一次是卷二百五十，頁1261，題目作〈入山寄城中故人〉，一次是卷二六八，題目作〈終南山別業〉。

貧居依谷口，喬木帶荒村。石路枉迴駕，山家誰候門。漁舟膠凍浦，獵火燒寒原。惟有白雲外，疏鐘聞夜猿。（全唐詩，126：1267）

題目中，王維已默認了這所藍田別業便是自己所居之地，首句又直接寫出「谷口」二字，對於判別谷口終南別業來說，真是最直接的證據。

接著，詩中繼續提出此別業的特徵，第二句先說了「喬木帶荒村」，附近多喬木，而且居人無多。事實上，谷口有不少寺院和別業，曾經出現在唐人詩文中，為何又說是荒村呢？因為包含王維自己在內的別業的主人，大多在城裡居住，能來此地的時間不多。佛寺在平常時候，本來就少人出入，而且因為傍山之故，耕地無多，一般居民難以聚集，商業活動也難形成，因而有荒村之象。第三句「石路枉迴駕」，指出通往別業的道路是石路，正是谷口的地質特徵。第四句說，蘇員外來訪時自己不在別業中，無人候門；他在句中自稱「山家」，顯示山谷特徵。五、六句「漁舟膠凍浦，獵火燒寒原」，為蘇員外來訪不遇後的歸路所見。末聯結束時，遙想蘇員外歸途漸遠之際，仍能聽見寺鐘和夜猿之聲。⁵²整首詩把別業位在終南山輞谷口，所在都是荒村、石路，從谷口向城中的道中，有輞水漁舟、寒原獵火、寺鐘、猿聲等特徵，一一呈現，為吾人辨識谷口終南別業，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其次，王維〈戲贈張五弟諱三首之三〉也利用典故，指出終南別業的谷口特徵，他說：

……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何事須夫子，邀予谷口真。（全唐詩，125：1238）⁵³

「我家南山下」，南山即終南山之省，「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強調自己與山野的融合，也帶出居處的山谷特徵。末聯「谷口真」三字，用「谷口鄭子真」的典故，鄭子真隱居的谷口，是位在秦嶺南麓梁州褒城縣的褒谷口，與藍田輞谷口並無關係，王維藉由用典手法，以同名的谷口來指述自己的所居；以「谷口鄭子真」來指稱本人，這樣直接寫出「谷口」二字的作法，對於辨識谷口終南別業，提供了極大方便。

（三）位在谷口西山

我在第二節輞水形勢圖說中，已經利用〈圖 04〉說明了谷口兩山（東面七盤嶺和西

⁵² 末句的寺鐘與猿聲，都是谷口的特徵，王維和裴迪詩中都曾提出過。谷口猿聲，見裴迪〈輞川集·臨湖亭〉詩云：「當軒灑滉漾，孤月正裴回。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全唐詩，129：1314）。又，谷口鐘聲，見前引王維〈歸輞川作〉（全唐詩，126：1277）及註19。

⁵³ 此詩一作王昌齡詩，非。又：題下有注云：「時在常樂東園走筆成」，常樂即常樂坊，在春明門內。

面黃山)的居住地理條件，並指出谷口西山可能建築別業或寺院的，只有西北向的山坡，更精確的說，就是下面這張從黃山西北角度拍攝照片的圖中位置。



圖 14 照片右半部即谷口西山，在相對低緩的山坡和眼前的農地上，王維終南別業及眾多別業寺院，應集中在此。拍攝者站在 $34^{\circ}5'55.80''N$, $109^{\circ}19'17.40''E$ ，海拔 537 米，僅高出鄰近輞川水面 10 米內。

王維谷口終南別業的最重要特徵，就是它的位置，可確定在谷口西山。杜甫是明確指出王維谷口終南別業在西山的重要現場證人，據其〈崔氏東山草堂〉詩：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聲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全唐詩，224：2403)

詩題「東山草堂」，意即崔氏的別業在谷口東山。終南山又名藍田山、玉山，杜甫喜歡玉山這個名稱，故首句又稱「玉山草堂」，他在另一首〈九日藍田崔氏莊〉說：「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也把谷口的雙峰稱為「玉山兩峰」。詩的末聯說：「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稱王維終南別業為「西莊」，便因為王維此莊位在西山。⁵⁴

王維本人也在許多詩篇中透露出終南別業位在谷口西山的消息，首先請看〈答張五弟〉

⁵⁴ 杜甫此詩作於至德元年(756)九月，杜甫雖陷賊長安城中，行動未受拘繫，因而可到藍田訪友。王維從天寶亂前即為給事中，此時王維陷賊未歸，故詩中稱為「西莊王給事」。

一詩：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全唐詩，125：1261)

茅屋既然建在終南山，以此山的地形條件，應該是屋後枕山，前對空闊之處，何以又能「前對終南山」呢？若是瞭解現場的山嶺形勢，便不難解釋。谷口的東山七盤嶺，和谷口的西山蕘山，乃是終南山的兩峰。終南別業位在蕘山，就可以說「終南有茅屋」，而蕘山對面七盤嶺和以東如屏如列的連嶺，是終南山的主要山體，因而可稱為「前對終南山」。

正因為是這樣的地形，所以王維〈東溪翫月〉詩所記載的賞月活動，也是從輞水西頭，迎向東方山間之月：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分空霽，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巖深青靄殘。清燈入幽夢，破影抱空巒。恍惚琴窗裡，松溪曉思難。(全唐詩，127：1293)

作詩的季節是秋天，首聯說自己在柴門內，看見明月出現在谷口兩山間；接著，他就散步到溪邊，在輞川清亮的灘聲中翫月；寫到第九句，才回到房內就寢，月，仍在空中流行；到全詩結束時，溪山已曉。兩峰的空缺處在谷口東南，因此，當「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景觀發生時，月亮的位置在東，而柴門的所在，必在輞水之西，符合谷口終南別業在蕘山西北坡的事實。全部的翫月活動，都是在柴門內外進行的，詩中既沒有寫到旁人，可以合理推斷，柴門所代表的這所別業，就是王維所營建的位在谷口的終南別業。

在王維〈山中示弟〉一詩，也可以得到印證：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全唐詩，127：1290)

「山陰」意為山之北坡，「北戶」雖然是用典，⁵⁵此處則實指門戶向北而開的建築，換言之，蕘山西北坡既是適合建築之所，必定有許多別業背負山坡，面向北方，所謂「多北

⁵⁵ 北戶，典出〔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5，頁214，左思〈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注：「日南人北戶，猶日北人南戶也」。一般唐詩多用於指南方之人居，杜甫尤常用於夔巫荊湘，代指南方；本詩僅取門戶向北而開之義，以形容傍山而居的狀況。

戶」指此，王維當然也是眾多北戶之一。「泉水」乃指輞水，前已屢見，⁵⁶「泉水在東鄰」，意即輞水位在我所居別業之東。這一點，與輞川莊完全相反，在那裡，輞水是從莊園西側流過。

輞水既然在谷口終南別業之東，所以，從藍田縣城沿著輞川東岸的驛路及後續小路而來的人士，就必須在南津渡溪，王維的〈戲贈張五弟諱三首之二〉，就寫到渡水的需求：

……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廬。歲晏同攜手，只應君與予。(全唐詩，125：1238)

57

詩中「渡水向吾廬」，就是裴迪〈輞川集·樂家瀨〉一詩所說的「沿涉向南津」，。谷口南津的所在雖已無可考，但現今距離谷口不到 500 米，還有一座水泥橋，位於 34°5'49.33"N, 109°19'32.92"E 處，此橋雖非唐人舊物，但取義與唐人相同，可為「渡水向吾廬」的參證。至於唐時是有橋樑還是舟渡，從王維〈輞川集·樂家瀨〉及前引王維〈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李端〈雨後輞川〉三詩看來，水盛時也許需要舟渡，水淺時踏石再加簡易的竹木鋪設，應可過溪。



圖15 在谷口前，自唐代起就有渡河的需求，現在尚有橋樑。此橋在2010年被水沖毀，尚未修復。拍攝點34°5'56.20"N, 109°19'32.23"E, 角度約165°

⁵⁶ 王維輞川詩常稱輞水為「泉水」，或因溪水流之不竭，故號泉水。茲以王維詩二首為證：〈戲題盤石〉詩：「可憐盤石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全唐詩，128：1308)「泉水」一詞即指輞水。又〈贈裴迪〉云：「不相見，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全唐詩，125：1260)「泉水頭」亦指輞水。

⁵⁷ 此詩一作王昌齡詩。又，題下有注云：「時在常樂東園走筆成」，常樂即常樂坊，在春明門內。

與王維同時，又同樣在此區擁有別業的詩人，還有岑參與錢起，岑參〈終南山雙峯草堂作〉云：

斂跡歸山田，偃息謝時輩。晝還草堂臥，但以雙峰對。興來恣佳游，事愜符勝慨。著書高窗下，日夕見城內。曩為世人誤，遂負平生愛。久與林壑辭，及來松杉大。偶茲近精廬，屢得名僧會。有時逐樵漁，盡日不冠帶。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靄。色向群木深，光搖一潭碎。緬懷鄭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⁵⁸

晝臥對雙峰，乃是東向，高窗見城內，指北望藍田縣城，合計這兩個方位，其所居必在輞水西側的黃山，所在海拔也可能略高。後半「偶茲近精廬，屢得名僧會」，知鄰近有寺院，如前題的「準上人蘭若」，可能就是他所說的「精廬」之一。「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靄。色向群木深光搖一潭碎。」四句，寫谷口巖間兩山如門，在石門缺口處，新月可以乘間照射水面，可見岑參的雙峰草堂，必定在谷口西山，這樣的話，如果他向東散步到輞水邊，從〈圖17〉這個角度，便可以看到碎光搖漾潭中。



圖 17 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靄，拍攝點 34°5'48.6"N，109°19'31.19"E，角度 138°

錢起在谷口買下山莊的時間比較遲，是在他任職藍田縣尉時，卸任後，他一度隱居於

⁵⁸ 見《文苑英華》，卷三百十四，頁 1618。又，岑參有〈下外江舟懷終南舊居〉：「敝廬終南下，久與真侶別。」（全唐詩，198：2045）可以互證。

此。他為自己的谷口別業寫了〈谷口新居寄同省朋故〉(全唐詩, 236: 2614)、〈谷口書齊寄楊補闕〉(全唐詩, 237: 2629)、〈歲暇題茅茨〉(全唐詩, 237: 2644)、〈山居新種花藥與道士同游賦詩〉(全唐詩, 236: 2620)、〈題玉山村叟屋壁〉(全唐詩, 238: 2652)等等多首詩, 其中最與王維詩境相近者, 有〈山齋獨坐喜玄上人夕至〉一詩, 云:

舍下虎溪徑, 煙霞入暝開。柴門兼竹靜, 山月與僧來。心瑩紅蓮水, 言忘綠茗杯。前峰曙更好, 斜漢欲西回。(錢起, 全唐詩, 237: 2622)

僧人自東向西而來, 山月始能隨人, 居人自西向東而望, 曙色乃在前峰, 與王維〈過福禪師蘭若〉詩的「竹外峰偏曙」(全唐詩, 126: 1274) 方位相似, 可見錢起山齋亦在谷口西山。

谷口還有許多他人別業, 此處只舉岑參與錢起詩作參照。這些詩不但可作王維終南別業的旁證, 也可以讓讀者對谷口的真實風景, 與詩人的寫實筆法, 有更清楚的認識。

(四) 寺院特徵與奉母需求

王維為母親修行奉佛而營建山莊, 為何選址在終南山谷口, 應與谷口興盛的佛教有關。王維別業常有法侶往來, 如〈山中寄諸弟妹〉詩所云:

山中多法侶, 禪誦自為群。城郭遙相望, 唯應見白雲。(全唐詩, 128: 1303)

「城郭」與「城闕」相同, 都是「上都長安」的代稱, 此時在上都長安居住的弟妹, 遙望終南別業, 王維乃作詩報告山中景況, 說山居有許多僧人為侶為群, 共同禪誦修持。這種生活, 王維母親在世時可能經常如此。

此地的佛寺和精舍之多, 從王維等人常常一寫到谷口, 接著就寫鐘聲來看, 不問可知。現存王維詩中也可以找到一些, 如〈過福禪師蘭若〉詩:

巖壑轉微徑, 雲林隱法堂。羽人飛奏樂, 天女跪焚香。竹外峰偏曙, 藤陰水更涼。欲知禪坐久, 行路長春芳。(全唐詩, 126: 1274e)

此詩首句「巖壑轉微徑」, 寫出谷口的地質特徵, 和前一首詩的「石路枉迴駕」, 可相呼應。「竹外峰偏曙」之句, 也把谷口兩峰與清晨曙光的方位, 寫得十分明確。

化感寺也是本地著名的寺院, 王維有〈游化感寺〉一詩, 云:

翡翠香煙合，琉璃寶地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楹。谷靜唯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戶坼，金澗透林明。郢路雲端迴，秦川雨外晴。雁王啣果獻，鹿女踏花行。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繞籬生野蕨，空館發山櫻。香飯青菰米，嘉蔬綠筍莖。誓陪清梵末，端坐學無生。(全唐詩，127：1291)

這首詩分為兩大部分，前半有十句，寫寺院內外之景，後半也是十句，寫學佛之事。在前半部的寫景中，他先以「翡翠香煙合，琉璃寶地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楹」四句，寫寺院的建築，再以「谷靜唯松響，山深無鳥聲」二句，從聽覺寫近處之景；「瓊峰當戶坼，金澗透林明」二句，從視覺寫遠大之景。特別是「瓊峰當戶坼，金澗透林明」這一聯，上句「瓊峰」等於「玉山」，「當戶坼」指終南山嶺就在我的窗前被輞水坼裂成谷口兩峰；下句「金澗」是溪谷為朝陽所映之色，「透林」指光線從東方散射而來。與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比較，除上下句寫景順序相反外，觀景方向與山水取樣都相同。依這兩句來推算，朝陽既然從輞谷內的方向，照到谷口外來，那麼，化感寺在谷口的位置，也應和王維終南別業一樣，都在谷口的西山。

詩中寫景最精確的兩句是：「郢路雲端迴，秦川雨外晴」，上句乃由寺中向東眺望終南山上的驛路，「郢路」是對經由襄陽、通往荆楚的驛路別稱，正式名稱是商州武關驛路。此路由斤竹嶺上山之後，急速攀上七盤嶺，以後更高高地盤旋在山頂稜線上，王維由化感寺望去，確實可以看見它如在雲端。下句是寺外下眺的景觀，「秦川」是上都長安一帶川原的總稱，從這裡可以眺望的輞水和灞水流域，也是秦川的一部分，詩人以部分代替了全體。對此，唐代詩人張喬、白居易、韓愈也都有相似的描寫。⁵⁹



圖16 黃山頂上(34°5'20.99"N, 109°19'34.97"E, 角度約90°)所見唐代商州武關驛路，此路由斤竹嶺(今薛家村)上七盤，而後西行翻越秦嶺，多沿山頂稜線修造。化感寺詩作

⁵⁹ 與此相似的，尚有張喬〈題鄭侍御藍田別業〉云：「秋山清若水，吟客靜于僧。小徑通商嶺，高窗見杜陵。雲霞朝入鏡，猿鳥夜窺燈。許作前峰侶，終來寄上層。」(全唐詩，638：7313)，「小徑通商嶺」即「郢路雲端迴」，「高窗見杜陵」即「秦川雨外晴」。其餘韓、白詩例，文長不引。

於春櫻花開之時，林葉未密，可能看到本圖相似畫面。

王維詩之外，錢起亦有〈杪秋南山西峰準上人蘭若〉詩：

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返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上詣遠公廬，孤峰懸一徑。雲裡隔窗火，松下聞山磬。客到兩忘言，猿心與禪定。（全唐詩，236：2612）

首二句從山下寫起，從「步步豁幽性」到「返照亂流明」，寫自己從谷口東岸渡輞水到西岸的情景。「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二句，與王維〈東溪翫月〉詩：「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全唐詩，127：1293）相似。由「上詣遠公廬，孤峰懸一徑。雲裡隔窗火，松下聞山磬」等句，和題中的「西峰」看來，寺所在的位置似乎很高。但夕照之時，錢起還在溪邊；登上山、看見石門時，新月才要出來。雖然到寺時已經點燈，所用的時間並不多，我想，準上人蘭若的位置不會太高。

有這許多寺院為鄰居，王維的母親在此居住，想必是十分愉悅的，因此，這也成為谷口終南別業的特徵。

（五）王維詩題分稱「輞川莊」與「終南別業」

如果分析王維詩的題目和內容，將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甲類：

-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輞川莊
- 〈積雨輞川莊作〉——輞川莊
- 〈輞川早秋山中作〉——輞川莊
- 〈歸輞川作〉——輞川莊
- 〈酬諸公見過（題下注：時官出在輞川莊）〉——輞川莊
- 《輞川集》——輞川莊

乙類：

- 〈戲題輞川別業〉——終南別業
- 〈別輞川別業〉——終南別業
- 〈輞川別業〉——疑非王維詩
- 〈終南別業〉——終南別業
- 〈答張五弟（有句云：終南有茅屋）〉——終南別業

• 〈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終南別業

上列詩篇或在前文引述過，或在本小節即將討論，非常巧合的，除了一首疑似並非王維所作的〈輞川別業〉詩之外，其他各篇中，凡是寫孟城口輞川莊的，都沒有「別業」之稱；反之，若詩題帶「別業」，則內容皆有明顯的谷口終南別業的特徵。

首先請看〈別輞川別業〉和〈戲題輞川別業〉兩題三首詩：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別輞川別業，王維，全唐詩，128：1303）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別輞川別業，王縉，全唐詩，129：1311）

柳條拂地不須折，松樹披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猿子，柏葉初齊養麝香。（戲題輞川別業，王維，全唐詩，128：1307）⁶⁰

這三首的詩題都有「輞川別業」，內容卻都指向谷口終南別業，並沒有孟城口輞川莊的特徵。第一首的「松蘿」就是山野生長的，三、四句以「青山」和「綠水」相對，是谷口的特徵。第二首王縉詩，首句有「山月曉仍在」，是因為從谷口終南別業出門後，必須向東渡過南津，回望時，可以看見曉月在山，乃是實有之相。若是孟城口輞川莊，它離開終南山數公里，而且，位在終南山的北方，不會有「山月曉仍在」的場景。第三首的藤花就是松蘿之類，猿子是猿猴，與裴迪〈輞川集·臨湖亭〉詩：「當軒瀰滉漾，孤月正裴回。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全唐詩，129：1314）指出猿猴、猿聲是谷口特色，說法相同。第四首的「可憐盤石臨泉水」。綜合上述各點來看，這三首詩題為輞川別業，實際所寫的都是谷口的終南別業，也就是說，王維使用「別業」一詞時，都用來稱谷口這座別業。

至於下面這首〈輞川別業〉，疑是偽作：

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才及種春田。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優婁比丘經論學，偃僂丈人鄉里賢。披衣倒屣且相見，相歡語笑衡門前。（全唐詩，128：1298）

⁶⁰ 另有一首王維〈戲題盤石〉詩：「可憐盤石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全唐詩，128：1308）也作於谷口別業。「泉水」指輞水，說見前，輞水下游都是較小的圓石，盤石只在谷口以內才有。

詩中「春田」、「水上桃花」等語，與「輞川莊」的特徵相似，但也有下列疑點：

(1) 種春田，不合理—輞川莊東皋的麥田，播種工作在前一年冬天已經完成，春天雖有農事，但沒有種田的工作。麥熟在夏初，然後才換耕水稻，所以〈積雨輞川莊〉才會寫夏日之景。

(2) 東山的用法不稱—對於輞川，因為它在上都長安之東，所以，王維也好，其他唐人也好，都稱之為「東溪」；此詩稱「東山」，轉為用典，與其寫作習慣不合。⁶¹

(3) 「不到東山向一年」，與王維生平履歷不合。「向一年」意為不到一年，以十一個月來計算。詩中桃花欲燃必定在二月下旬，向前推算十一個月，就是從前一年的四月開始就沒有回到輞川。什麼事能使王維從「前一年的四月起，到次年二月間」不到輞川呢？最可能的是安史之亂陷賊期間。但王維陷賊在天寶十五載（756）六月，不是四月，陷賊之後，王維一直在洛陽，至德二載（757）十二月兩京光復，王維最快也要在乾元元年（758）春天，才可能回到輞川莊。這段期間至少二十個月以上，因此，「不到東山向一年」之句絕對是淺人杜撰的。

(4) 王維詩平仄精整，現存七律 21 首，其中 11 首完全合律，另外 7 首各有一處失粘，2 首有失黏及折腰，但每聯內部的平仄仍然完全合律。獨有本詩後四句的平仄為：「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全部混亂失次，在王維詩中不應有此。⁶²

(5) 本詩多用成詞，流於淺率，對仗膚弱，三、四句寫景湊韻，⁶³五、六兩句尤為拙劣。不但出於《佛本行集經》的「優婁、比丘」不見於其他唐人詩篇，「經論學」三字也不知所云。⁶⁴「偃僂丈人」見於《莊子》，⁶⁵而以「鄉里賢」呼之終覺突兀，與王維在對仗用典上的精工要求絕不相類。

從這五個疑點看來，本詩極可能是偽作。這種情形，在錢起名下還有一首，也十分可疑，

⁶¹ 輞水在上都長安之東，詩人多以長安為立場，稱之為東溪，王維〈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溪。」（全唐詩，125：1237）、〈東溪玩月〉（全唐詩，127：1293）、〈早秋山中作〉：「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全唐詩，128：1298）至於「東山」一詞，本出謝安典故，王維詩中無一例外，都是以用典手法，用於未仕者隱居時或在官者退休後，此詩明顯不屬於這兩種條件，因而「東山」一詞出現在這裡，十分奇怪。

⁶² 「論」在此作名詞，讀為仄聲。

⁶³ 「雨中草色綠堪染」，乃剪取裴迪〈輞川集·辛夷塢〉：「綠堤春草色，王孫自留玩。」（全唐詩，129：1315）之語而成。

⁶⁴ 見〔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1984，據《大正新脩大藏經》製作）卷 28，頁 785，云：「時魔波旬語菩薩言：『釋種比丘，汝昔在於優婁頻螺聚落處所尼連河邊，發精進心，六年苦行，不惜身命。』」按：優婁是地名，比丘稱苦行精進中的佛陀，意即曾在優婁村修行的佛陀，詩中再以用典手法，代指僧侶。

⁶⁵ 偃僂者承蜩故事，見於〔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外篇，卷 7 上，頁 639，〈達生第十九〉。又，《全唐文》，卷 449，頁 4591，有高郢〈病僂丈人承蜩賦〉。

題為〈中書王舍人輞川舊居〉：

幾年家絕壑，滿徑種芳蘭。帶石買松貴，通溪漲水寬。誦經連谷響，吹律減雲寒。誰謂桃源裡，天書問考槃。一從解蕙帶，三入偶蟬冠。今夕復何夕，歸休尋舊歡。片雲隔蒼翠，春雨半林湍。藤長穿松蓋，花繁壓藥欄。景深青眼下，興絕彩毫端。笑向同來客，登龍此地難。（全唐詩，238：2665）

王維死後，錢起為懷念他，立即作了〈故王維右丞堂前芍藥花開悽然感懷〉一詩云：「芍藥花開出舊欄，春衫掩淚再來看。主人不在花長在，更勝青松守歲寒。」（全唐詩，239：2688）。題中，以王維最後官職「尚書右丞」來稱呼，這是真實之作。

引文中這首詩，頗多摺拾載記及多人詩語的痕跡。⁶⁶全篇由前後兩段組成，「幾年家絕壑」以下十句，指此人曾在「輞川舊居」隱居數年，以隱士身分被召。「今夕復何夕」以下十句，言此人現已歸休，仍回到輞川隱居。從末聯「笑向同來客，登龍此地難」兩句，謝絕客人問登龍之術來看，這次歸休是完全離開官場，而不是休假。

但事實上，王維於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並不是因隱逸而召入。他從開元到天寶年間，累經遷轉，安史之亂前已任給事中之職，安史陷兩京年餘，至德二年十月，肅宗始克復西京，十二月，東京光復；乾元元年（758）春，他由太子中允，轉中書舍人，同年秋，復官給事中。以後，他一直在這個職位上，到上元元年（760）夏天才任尚書右丞，直至去世前都在這個位子上。而且，「蟬冠」是指「中書門下侍郎」兼帶「同平章事」銜的宰相，「三入偶蟬冠」乃是三次進入中書、門下省，在宰相身邊任職。但王維曾任右拾遺（中書省）、左補闕（門下省）、兩任給事中（門下省）、中書舍人（中書省），是「五入偶蟬冠」而非「三入」。題目〈中書王舍人輞川舊居〉，其實王維任中書舍人的時間不長，以後又經歷了給事中、尚書右丞等職，並非從中書舍人罷官歸休。錢起是曾與王維對面餞送酬答之人，⁶⁷此詩末聯又顯示是在主人面前所作，不應將主人的官職來歷錯謬至此。因此，這是與王維完全無關之作。⁶⁸從這首詩來回顧〈輞川別業〉詩，其為偽作，也就不令人覺得奇

⁶⁶ 例如：首句「幾年家絕壑」，改寫杜甫「藍田丘壑蔓寒藤」句，到第四句「通溪漲水寬」，又改寫《舊唐書》：「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之語，《舊唐書》所說的是輞口的風景，谷口照片已見前文，有此可能嗎？「花繁壓藥欄」之句，出於錢起「芍藥花開出舊欄」，而且，王維〈過太乙觀賈生房〉：「謬以道門子，徵為駉御臣。」（全唐詩，125：1252）、〈山中寄諸弟妹〉：「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為群。」（全唐詩，128：1303）等內容，也被摺拾入句。

⁶⁷ 王維有〈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起答章為〈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維又有〈送錢少府還藍田〉（全唐詩，126：1269）：「今年寒食酒，應得返草扉。」錢起答詩〈晚歸藍田酬王維給事贈別〉云：「霄漢時回首，故人清鎖闈。」（全唐詩，237：2629），皆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之事。

⁶⁸ 與錢起同列大曆十才子的皇甫曾，亦有〈奉寄中書王舍人〉詩云：「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禪得此生。西掖幾年綸綬貴，東山遙夜薜蘿情。風傳刻漏星河曙，月上梧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為薦，閉門

怪了。

總之，除了這首令人存疑的〈輞川別業〉之外，其他詩篇凡在題中帶有「別業」的，都指谷口終南別業。事實上，我們整理《全唐詩》和《全唐文》便可發現，在王維的時代，「別業」與「山莊」兩個名詞本身並無區別。⁶⁹王維詩題會出現這樣的分別，可能是因為他雖然早就決心把終南別業施捨為寺，但並未立即捐出，改而購買孟城口這個輞川莊之後，兩所莊園同時存在，又同在輞川邊，為了與有所區隔，才把新家稱為「輞川莊」，把「別業」舊名，留給谷口的舊莊，以示分別。

（七）小結

綜上所述，王維終南別業乃在谷口西側的蕢山下，與眾多的寺院、別業為鄰。其可能位址約在 34° 5'43.46"N, 109°19'27.79"E 為中心這一帶蕢山西北山麓中。主要的風景點，是谷口兩峰、谷內的水石雲日、峽間的晨曦夕月，多寺院別業，而少平居人民，有竹林果園，而無水田麥隴，與孟城口輞川莊的周邊特徵迥異。

五、營建「終南別業」與購買「輞川莊」的時間

就如上面兩小節所分析的，王維對谷口終南別業與孟城口輞川莊的描寫，不只是自然景物與人文環境不同，他本人的生活作息也不相同，可確定它們是王維一前一後所營造和購置的兩所不同莊園。本節將繼續探究這兩所莊園的營建及購買時間。

（一）終南別業的營建時間

據王維〈請施莊為寺表〉云：

臣維稽首。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何堪永思？然要欲強有所為，

空賦子虛成。」（全唐詩，210：2185）詩中對於王舍人的描寫，與〈中書王舍人輞川舊居〉相似，或者，此中書王舍人並非王維，而是另一位王姓的中書舍人。

⁶⁹ 例如宋之問有〈初到陸渾山莊〉詩（全唐詩，52：635），同樣也有〈寒食還陸渾別業〉詩（全唐詩，51：626），所指的是相同的地方。至於韋嗣立〈偶游龍門北溪忽懷驪山別業因以言〉（全唐詩，91：986），題中的驪山別業，在徐彥伯〈侍宴韋嗣立山莊應制〉（全唐詩，76：825）、張說〈奉和聖制幸韋嗣立山莊應制〉（全唐詩，89：982）、沈佺期〈陪幸韋嗣立山莊應制〉（全唐詩，97：1044）等詩中，都稱為山莊，而不用別業一詞。以上都是王維以前「山莊」與「別業」二名並無分別的例子。至於王維以後的例子，限於文章字數，不另引述。

自寬其痛。釋教有崇樹功德，宏濟幽冥，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於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行之所。臣往丁凶釁，當即發心，願為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情，終日常積懇誠。又屬元聖中興，群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謝生，將何答施。願獻如天之壽，長為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效微塵於天地，固先國而後家。敢以鳥鼠私情，冒觸天聽，伏乞施此莊為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全唐文，324:3290)

這封奏表作於乾元元年（758）唐肅宗中興反正、王維恢復官職之後。文中說到他的母親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按唐·李邕〈大照禪師塔銘〉云：「（開元）二十七年（739）秋七月，誨門人曰：『……不染為解脫之因，無取為涅槃之會。』諸生殊不知其故，嗚呼！八月二十四日有彌留，怡然坐滅於留都興唐寺，享壽八十九，僧夏五十二。」（全唐文，262：2660）可知大照禪師卒於開元二十七年，王維母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必始於開元以前，可能在王維（約701-761）出生前。其後，王維於藍田縣營山居一所，供母親持戒安禪，母親初逝，王維就發心獻莊為寺而沒有實行，直到乾元元年機緣成熟，才上此疏。

王維稱「營山居一所」，又稱「草堂、精舍」，草堂供起居，精舍則供安禪，唐·孫逖〈贈太子詹事王公（名同暉）神道碑〉云：「公雅好釋典，尤邃禪門。爰有別業，使營精舍。懸車之後，隱几於茲。不出戶庭，彌入真寂。」（全唐文，313：3176）王維為母親營建的莊園，在生活起居室之外，另造禪修的精舍，事跡與此相似。據表中「伏乞施此莊為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等語，規模似乎不大，但如參照王維〈藍田山石門精舍〉詩所見，（全唐詩，125：1247）也只有「老僧四、五人」，大概一般的規模就是這樣。

天寶元年（742）王維已任職左補闕，對照乾元中為藍田縣尉的錢起已有能力在谷口購買別業；⁷⁰任職左補闕的王維，官位清要過於錢起，若想在谷口營建終南別業供母親禪修，經濟能力絕無問題。至於營建的年份，雖然無證據可供論斷，但自天寶元年到九年王維母親去世前，他都在上都任職，從春明門到谷口，侵晨出發，當夜可至，⁷¹他可以經常來探視母親。母死之後，捨宅之前，他可能在此居喪或往來小住。因此，我們雖不能確

⁷⁰ 參閱王勛成：〈錢起尉藍田年月考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8），頁68-71，他主張錢起於乾元二年（759）秋，出任藍田尉，廣德元年（763）春仍在藍田縣，是年中改官京職。

⁷¹ 從春明門至藍田縣谷口，如果一早出發，晚間可到。儲光義〈蘇十三瞻登玉泉寺峰入寺中見贈作〉：「別業在春山，懷歸出芳甸。逃聽多時友，搬邀及浮賤。朝沿霸水窮，暮矚藍田遍。百花照阡陌，萬木森鄉縣。潤淨緣蘿深，岩暄新鳥轉。依然造華薄，豁爾開靈院。淹留木禁一一女，愉樂弦歌宴。」（全唐詩，138：1396）

定王維的終南別業營建於何年，在天寶初年已有此宅，應無問題。

（二）輞川莊的購買時間

王維購買輞川莊的念頭，早在母親剛過世時就已萌生，前引〈請施莊為寺表〉一文中，有一小段非常值得注意：「臣往丁凶釁，當即發心，願為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情，終日常積懇誠。」⁷²「往丁凶釁」，乃指母親初亡之時，王維在那時就發心把母親居住過的這所莊園施捨為寺，這是涉及到對母親承諾，以及佛天面上的事，必定不敢妄言。那麼，常以隱居為念，又喜愛輞川的王維，從發心捨宅之日起，必定會在藍田縣尋找新的莊園，這是可以推想的。王維母親逝於何年，雖無確證，但《舊唐書》將它記於任職庫部郎中和文部郎中之間，陳鐵民《王維詩校注·王維年譜》認為「天寶九載（750）三月初居喪，天寶十一載（752）服除」，其說可信。⁷²換言之，王維在天寶九載三月到天寶十一載這一段居喪期間內，既然考慮將母親住過的這所別業捨莊為寺，漸漸的，他便開始在輞川邊尋找新的莊園，以便在谷口終南別業變更為佛寺之後，仍能在輞川居住。

由於輞川莊的購買時機，與王維母喪有密切的關係，曾被陳鐵民認為是守喪期間所作的〈酬諸公見過〉詩，非常值得注意。這首詩在第三節已經引用過了，請再看一次：

嗟予未喪，哀此孤生。屏居藍田，薄地躬耕。歲晏輸稅，以奉棗盛。晨往東臬，草露未晞。暮看煙火，負擔來歸。我聞有客，足掃荆扉。簞食伊何，副瓜抓棗。仰廁群賢，皤然一老。愧無莞簞，班荆席藁。泛泛登陂，折彼荷花。靜觀素鱗，俯映白沙。山鳥群飛，日隱輕霞。登車上馬，倏忽雨散。雀噪荒村，雞鳴空館。還復幽獨，重歎累嘆。（全唐詩，125：1234）

此詩所呈現的生活樣貌與周邊植栽，都是孟城口輞川莊的特徵，可確定寫於購買輞川莊之後。但這首詩的寫作時間在那一年呢？陳鐵民認為這首詩是「天寶九、十載間居母喪時作於輞川」，⁷³若此說可信，則王維在天寶九、十載已經入住「輞川莊」了，購買的時間，至少要在天寶九載。⁷⁴不過，事實顯非如此。

陳氏認為詩中的「嗟予未喪，哀此孤生」，乃指母喪，但遍查唐人及唐以前用語，並沒有把這八字用於居喪者。「未喪」二字出於孔子「天之未喪斯文也」，無人用於喪事。

⁷² 《王維集校注》，頁 1358-1359，〈年譜〉。

⁷³ 《王維集校注》，卷五，頁 476。

⁷⁴ 陳氏主張王維只有一個別業，與王輝斌主張王維有兩個山莊，曾有爭議，王說為是。而且，陳氏已把終南別業定位在開元二十九年，見《王維集校注》，卷二，頁 191，因此，利用《王維集校注》來討論何時購買輞川莊並無意義，本文的目的在辨識〈酬諸公見過〉詩，因陳氏曾有注議，故舉以討論。

「孤生」一詞也多於「勢孤力危」之義用之，並非孤子、孤兒。特別是「屏居藍田」的「屏居」一詞，典出《漢書·竇嬰傳》：「嬰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⁷⁵，兩漢至唐的文獻中，皆用於罷官、辭官退隱之稱，未有用於居喪者。換言之，本詩的詩句中，並沒有使人與居喪聯想在一起的也方。⁷⁶

此詩若與居喪無關，究應作於何時呢？王維雖然在乾元元年（758）蒙宥逆罪，旋復出任太子中允，實際上可能還有些隱藏問題，除了他多次在上表的章奏中所展現的求退之情外，杜甫〈奉贈王中允維〉詩也很值得玩味：「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全唐詩，225：2413），第五句的「一病」和末聯「窮愁」和「白頭吟」等語，與此詩的「仰廁群賢，皤然一老」、「還復幽獨，重歎累嘆」合併來看的話，其背後的訊息，不宜忽視。所以，我判斷王維在兩京光復後到去世前，雖然仍守官職，可能經常長時間的告假閒居。

乾元中王維在輞川莊時，曾有〈贈劉藍田〉詩，劉藍田即劉姓的藍田縣令，詩云：

籬間犬迎吠，出屋候荆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問是非。（全唐詩，125：1237e）

依詩意判斷，應是藍田令特別來拜訪他，要提出一些禮遇的方案，但王維把自己形容為一般的農戶，辭謝了縣令要給他的權利，末兩句更是婉拒了進城回拜的邀請。詩中「歲晏輸井稅」，與〈酬諸公見過〉的詩語相同，這兩首的寫作年代大約相去不遠，都在乾元中，距離購入輞川莊的時間已經很久了。

另一個與購買輞川莊時間關係很大的人，就是裴迪。王維甫遷入輞川莊時，就曾與裴迪同遊賦詩，兩人所寫的絕句合編成《輞川集》，其中〈孟城坳〉一詩云：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王維，全唐詩，128：1300）

由「新家」一詞可知王維寫成這首詩，與新購輞川莊是同一個時間。因此，王維究竟在那一年購屋，雖然不易斷定，但從王、裴交往的一些跡證，考察何時寫作《輞川集》，就

⁷⁵ 《漢書》，卷五十二，頁2736，〈竇嬰傳〉：「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

⁷⁶ 《全唐詩》於本詩另抄有題下注云：「時官未出，在輞川莊」，清·趙殿臣《王右丞集箋注》及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作「時官出在輞川莊」，《王維集校注》，卷五，頁472，並作注云：「官出，指離職。」將官出解釋為離職，是陳氏的獨創之見，本人不予評論。基本上，我對古代詩集的題下注，抱持比較嚴謹的態度，此處也沒有採信本詩的題下注。

可能推測出這所山居大概購買於那幾年之中。

《輞川集》共有二十個詩題，王、裴兩兩唱和，才成為四十首，詩中展現了同遊的良好默契，可見此時兩人的交情已經十分親密。這樣的親密態度，與兩京淪陷、王維幽囚時，裴迪多次去看他，當然有因果關係。

那麼，裴迪何時與王維交往呢？李頎〈聖善閣送裴迪入京〉詩云：

……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托含香署，雲霄何作難。（全唐詩，134：1364）

「伊水」是李頎和裴迪分別之地，「灞水西頭」就是上都長安，「舊托」為舊友之義，「含香署」即尚書六部郎官之署。依照作詩的原理，李頎應該聽裴迪說過，他有相知在郎署中可以援引自己，篇末才會以「舊托含香署，雲霄何作難」作結。若從裴迪入京之後與王維酬唱最多看來，這個含香署之人可能就是王維，兩人的關係，可能僅止於通信。⁷⁷王維於母喪除服之後，在天寶11載（752）3月出任吏部郎中（即文部郎中），⁷⁸正是有能力揄揚人才的職位。假如這時裴迪到上都長安，他可能在一次夏雨奔漲中，到藍田縣去訪問正在終南別業休假的王維，由輞口遠眺終南別業，表達自己亟欲見面的推崇之情，寫下〈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王維〉一詩：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全唐詩，129：1315）

「獻」字是很客氣的用語，帶著身分隔絕，交親未深的氣氛。詩中對答充滿了禪宗的機鋒，裴迪說，因為雨勢太大，川廣難越，我到了輞口，看不到你的終南別業。「終南何在？」就是「王維何在？」之喻。王維回答說：「淼淼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知白雲外。」（全唐詩，128：1303），意思說，我只在白雲外，你是明白的，何必問呢？這樣客氣的對答，說明了兩人的關係並不熟稔。如果時間是在兩人同遊輞口輞川莊，而且寫下《輞川集》之後的話，這樣的用語，便十分不恰當。

換言之，天寶十一載三月以後，裴迪入京與王維初識時，王維還只有一個別業，就是終南別業。其時，母親的喪事已經完畢，王維早已有心要將母親居住過的故地捨宅為寺而

⁷⁷ 「舊托」一詞，也見於劉禹錫〈酬喜相遇同州與樂天替代〉：「舊托松心契，新交竹使符。行年同甲子，筋力羨丁夫。」（全唐詩，358：4036）王維與裴迪在此前應未見面，而有通信。

⁷⁸ 一般書中把李頎卒年繫於天寶10載（751），這樣一來，本文推斷此詩作於天寶11載，已在李頎死後。其實，唐代家數較小的詩人，其生卒年都是後人以不確定資料推定的，把李頎逝年繫於天寶十載，並沒有證據力。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一冊，頁356，傅先生認為「似卒於天寶十三、四載之前」「其確切之生卒年則不可知」，可見天寶十載之說，傅先生也沒有贊同。本文直接從王維官職的可能性去推算李頎與裴迪贈別的年份，不以俗傳李頎卒年的假設為前提。

未實現，返回藍田時，仍住在這裡。此後兩、三年內，訪得輞川莊的現址，向前主人價購而得之。這時，他與裴迪的交情已長，兩人同游同詠，寫下《輞川集》四十首詩。繼之，安史之亂發生、王維陷身偽官，又繼而兩京光復、免罪復職，王維乃上表，正式請求將終南別業捨宅為寺，以後若有休沐或其他因素還歸輞川，便居住在輞川莊，直到老死，再捨輞川莊為清源寺。

至於購買輞川莊的最晚年限，我認為不應晚於天寶十三載。因為《輞川集》的內容，有三題是夏末所作，大量是秋天作品，僅一題是春天的詩；推測可能是在夏天買下這座莊園，秋天有許多新的感受，所以詩寫得最多，到次年春天，寫下最後一組〈辛夷塢〉詩。而且，天寶十四載冬至日（西元 755 年 12 月 18 日）安祿山、史思明舉兵造反，次年六月，安史亂軍攻入上都長安，發生這麼大的叛亂動蕩，《輞川集》中卻沒有分毫戰時或戰後的痕跡，因此，可以合理推論《輞川集》的最後一首〈辛夷塢〉詩，最晚作於天寶十四載春天。再向上逆推，則購宅之事，最晚不會遲於天寶十三載夏天。

六、結論

本文以唐詩現地研究法，第一步，利用 GPS 定位及衛星地圖作業的技術，仔細勘查藍田縣輞、灞二流域的山水特徵。第二步，以王維本人的詩文，在現場進行客觀的比對。第三步，以王維同時代詩人詩篇，進行旁證。最後，取得如下結論：

（一）王維在藍田縣輞水流域所營購的莊園共有二所，位在谷口的山居，稱為終南別業，又稱藍田別業或輞川別業，其位址可能在 $34^{\circ} 5'43.46''N$ ， $109^{\circ} 19'27.79''$ 附近的黃山西北山麓中。孟城口的莊園，王維僅稱之為輞川莊，不稱別業，其可能位址在今 S108 環山公路「輞峪河大橋東橋頭」之北，G40 國道「藍田東」交流道北側，約在 $34^{\circ} 7'41.01''N$ ， $109^{\circ} 19'15.70''E$ 為中心的這一帶。

（二）輞谷谷口為兩峰夾峙，西側是黃山，東側是七盤嶺，輞水從兩山中間流出。「谷口終南別業」，位於黃山西北麓，門戶朝向北方，輞水在房舍之東，谷口石門嶽崎，有山林之勝，山莊別業甚盛。「孟城口輞川莊」，位在輞口之南，華子岡之下，平川漫衍，宜躬耕，多農事。王維所居宅，坐北朝南，宅前遠對南面的終南山，宅後是位於舍西的輞水，隔著輞水遙對白鹿原。

（三）「谷口終南別業」的規模較小，營建時間，最晚應在天寶初年，王維母親在此奉佛清修，直至老死。乾元元年（758）王維表請施此莊為寺。「孟城口輞川莊」規模較大，有田有園有宅，其購買年月，應不早於天寶十一載三月母喪結束、開始任官之後，最遲也

不會晚於天寶十三載夏天。

（四）「谷口終南別業」雖是王維〈請施莊為寺表〉中所提到的精舍，但此寺並非清源寺。《輞川集》所說的「新家孟城口」的輞川莊，王維死後也捨為寺，才是耿湊曾到、白居易曾宿、溫庭筠夜游的清源寺。

通過以上結論，吾人將對王維在藍田輞川所經營的兩處莊園有清晰的認識，若再以本文與〈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等三篇，比並合看，即可對王維的所有輞川詩篇得到正確的詮釋，重新發現真正的王維輞川生活與輞川詩學之美。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東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後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據《大正新脩大藏經》製作，2001年。
- 〔唐〕杜甫，《宋本杜工部集》，臺北：學生書局，1970年。
-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南宋〕宋敏求，《長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明〕李東，《隆慶藍田縣志》，明隆慶五年辛未（1571年）刊本，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 〔清〕呂懋勳，《（光緒）藍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元年呂懋勳《續修藍田縣志》影印，1989年。
-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
- 〔清〕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董誥等奉敕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天下出版社，2000年。

二、近人論著

- 王勛成，〈錢起尉藍田年月考辯〉，《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88年。
- 王輝斌，《王維新考論》，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園林名畫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
- 陳允吉，《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陳鐵民，《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2012年。
- 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
- ，《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

- 研究》30卷1期，2012年。
- ，〈「指物寫實」與「依詩求證」——唐詩現地研究作法舉例〉，《成大中文學報》，37期，2012年。
- ，〈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0期，2012年。
- ，〈〈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7期，2012年。
- ，〈唐代「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的創體意義〉，《東亞文化》（韓國首爾：首爾國立大學校），第50期，2012年。
-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12.10）

An On-site Study of Wang Wei's Wangchan Resort and Zhongnan Villa

Chien Chin-sung*

Abstract

Tang poet Wang Wei had two manors in today's Wangchuan, Lant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One was Zhongnan Villa (Zhongnan bieyie) which was located at the mouth of valley where Wang creek cut through Zhongnan mountain. Wang Wei bought it for his mother in the early years of Tianbao. He submitted a memorial to Emperor Suzong donated to complete its donation as Qingyuan temple after his mother's death. The other, by the name of Wangchan Resort (Wangchuan zhuang), was situated in the neighbor of Wangkou where Wang creek flowed into Ba river, which he bought between the eleventh and thirteenth years of Tianbao.

Both Zhongnan Villa and Wangchuan Resort are important sites for studying Tang poetry. Among scholars past and present, some mistook the two manors to be the same one, and the two times of donation as only once, the others pointed out that they are separate but did not go to details.

In this paper On-site Studies method is applied. In addition to matching what Wang Wei described in his poems and essays with what was found in the topography and scene in Wangchuan, I reconstructed the loc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accommodation history of the two manors also with poems and documents by other authors of the same period. This research will leads to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Wang Weis's Wangchan poetry, an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auty of Wang Wei's life and poetics in Wangchuan.

Keywords: Tang Dynasty Poetry On-site Studies, Lantian county, Wang Wei, Zhongnan Villa, Wangchuan Resor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